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序

其一

嗣法門人函是撰

刻華首語錄成承和尚特遣人命函是為序  
函是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是烏足以稱道和  
尚哉雖然聞之知弟子者莫如師是六七年

其一

親承訓迪所費和尙薰陶涵育若或於揚眉  
瞬目若或非揚眉瞬目其為之也既奢則意  
其過之也必浚將俾是之躬遭目接以示天  
下後世之為是者此則是之弗敢辭也憶是  
甲戌知有此事來循覽天下彼時胸中惟黃  
巖天童兩老而已及一到黃巖便絕志行腳  
非謂天下無人也一山幻老漢日堆堆地無  
長技奇識而乃窮歲月而不得竟其所至是  
用焉往耶目今門下士惟是不慧餘皆瑰琦  
俊偉出可為人天師隱亦堪作山林典則而

且逐逐焉營營焉如有所戀而弗去夫孰爲  
是是則天下後世亦大槩見矣至於提持向  
上則古之百丈黃檗足以當之語錄具在知  
音者可辨也若迺讀其書而思見其人則祇  
今華首山均依然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耳  
親之而一無所與遠之而若有所失當此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幸毋當吾世而坐失也此  
是之所以告天下後世也然終不足稱道和  
尚也

自序

許大佛祖之道原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  
標題以悟爲則夫云人心卽是卽不煩手脚  
矣但以悟不悟差別耳若悟則凡夫與佛祖  
契同卽凡心而見佛性誠無轉摺不悟則業  
識茫茫無本可據卽是生死苦海實不從他

有奉法不曾動著一毫是以空劫今時打成  
一片衆生諸佛豈有二耶詰本窮源祇是一  
心而已惟此一心更無毫釐可得德山云佛  
也無法也無又云若向盡十方世界若有一  
法一塵許與汝執取生解者盡落天魔外道  
水陸諸神自己亦不是善知識亦無禪道可  
學怎麼舉揚可謂不容毫髮矣初祖西來密  
傳心印心心印可以心傳心不開門戶不許  
解會惟貴直下醒得至於垂手接人或入門  
便喝便棒或攔胸搗住或言辭善巧痛處著  
錘甚至云麻三筋乾矢橛直指之道於斯盡  
矣道獨不知何幸薰得此心一聞卽心是佛  
便信得及捨此必無他向偶遇壇經一言便  
醒如甘露灌頂醍醐潤心嗣後還疑別有或  
參或究或問或學實用盡心神費盡心力累

盡形骸比研究五宗及諸祖腦後鉗錘至於  
極頭處九九還歸八十一從前用了許多工  
夫畢竟臨末梢頭亦非別有自此本擬深隱  
與麋鹿爲群豈敢人前露布說是說非耶無  
柰法字卅子夙生緣熟一見便信如膠如漆  
不覺囊錐始露又引得數子亦來嘗些苦味  
帶累山僧不能緘口嘿然偶隨問隨答諸子  
隨抄隨錄遂成一冊固請流通山僧再三止  
之古人許多語錄束之高閣而今人又過於  
古人耶且吾實取信於心不求人信何用刊  
刻哉諸子固請不已迺不得已而從之

其一

三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第一卷

上堂

示衆

第二卷

示衆

第三卷

示衆

茶話

問答

著語

第四卷

頌古

偈 贊

第五卷

書問

第六卷

書問

雜著

行狀

塏銘

附

附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目錄終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一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上堂

拈香云者一瓣香雖本自天然不從他得然

畢竟有箇緣起其一燕向爐中奉為江西廣信府

博山先師無異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

就座僧問華首重開復觀拈花微笑法筵始

建諦觀大法全提空劫以前卽不問卽今天

下太平百僚奉職爲什麼主心未慰師云仁

者說底太親切進云從來有道之世堂簾深

遠百姓不知畢竟教什麼人安享豐亨師云

無面目漢進云恁麼則無絃琴無聲曲不犯

手口今日人天衆前請師高彈一過師云闍

黎深諳來風僧掩耳歸衆僧問智藥三藏當

年於此有五百菩薩乞戒隱而不現卽不問

其

五

卽今智藥在什麼處師敲案云來也來也僧

回身指大衆云智藥法筵死然未散師云承

闍黎讚揚且退三步僧禮拜師便喝復顧衆

云還有問話者麼僧出繞禮拜師便喝僧再

拜師復喝僧又拜師云大衆看者僧還不知

羞進云達磨西來如何是經師云者野干鳴

乃豎拂子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百萬

人天中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今日華首開

堂豎拂大衆儼然且道是同是別諸上座者

裏具得一隻眼不妨省力更莫遲疑莫入意

根裏計較卜度縱饒卜度得成計較得就與

本分事愈相懸遠諸上座明明白白一件事

爲什麼特地難將去汝若一念回光放下許

多伎倆一點事也無只爲汝無量劫來違背

自己馳逐聲色方便教汝回光達本汝又不解卻坐在鬼窟裏認箇無見無聞空空洞洞底是以六祖大師云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本來真性而得出現諸上座汝但外不著聲色名言句義內不存能所知見自然露裸裸盡十方世界無一塵一法不承此威光顯現還費多少力會麼會得是汝不會得也是汝東去也是汝西去也是汝既是汝管他會不會不見玄沙道汝等諸人如在大洋海裏沒頭沒腦還更伸手問人討水喫山僧恁麼舉揚事不獲已不過要諸上座回光達本若在本通人分上總沒恁麼說大眾還會麼卓拄杖云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珍重副寺函記葬父請上堂僧問臨濟道第一句

其一

六

薦得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伏乞和尚慈悲垂示師云從頭問來進云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無佛無祖進云恁麼則光中垂手去也師云從何處得者消息來進云覲面相呈不隔絲師云猶是閒言語進云黃龍開口笑雲頂玉雞啼師云昨日有人道過了僧禮拜起喝一喝師云好一喝進云貧窮生孝子富貴出嬌兒師云且放下斬新條令道將一句來進云金牛昨夜遭塗炭悞殺耕夫失路程師云且退乃豎拂子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教山僧作麼開口諸上座既是我宗無語句華首今日上堂說箇什麼既無一法與人諸上座向華首覓箇什麼諸上座此大徹頭相爲莫要錯過了自已腳跟下只管踏步向前從

他覓古人道覓亦不得亦不真卽今山僧  
說底便是諸上座聽底諸上座聽底便是山  
僧說底山僧說底外沒有諸人聽底諸人聽  
底外沒有山僧說底會麼舉藥山問石頭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實未能了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藥  
山罔措頭云子因緣不在者裏見馬大師去  
藥山見馬祖述前因緣祖云我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  
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  
便禮拜祖云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山云某  
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師云者是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底榜樣者裏有殺有活有縱  
有奪我宗須是具者手段方纔爲得人山僧

今日爲汝諸人注破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甕裏何曾走卻鼈  
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  
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  
是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衆會麼復舉  
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在什  
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七女同時悟無生忍  
師云記副寺持其父鏡宗良上座靈骨入羅  
浮建塔請山僧上堂與大衆結般若緣資其  
冥福忽有人問良上座骨在者裏人在什麼  
處山僧又作麼生良久云明日清明節大衆  
珍重  
生日請上堂僧問塵點劫前卽不問如何是  
現前無量壽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世尊未  
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卽今

華首還存度人消息麼師舉拂子進云雞唱  
峯頭月魚躍海中天師云有勞繁用僧問和  
尚今日好日子惟願生涯一錢爲本萬錢爲  
利師良久云會麼進云本少人無見利多滿  
大千師云且放過一著乃云諸上座空劫以  
前事作麼生其一即今事作麼生南泉云空劫以  
前無佛名無衆生名恁麼時正是道祇是無  
人覺知王老師可謂體道者也若是華首即  
不然即今世界建立生佛分也心境紛然聲  
色交參與空劫以前不別諸上座還信得及  
麼若信得及直下無一絲毫頭事各人本來  
祖翁田地直下無一絲毫頭可得祇要直下  
知歸擬心即差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  
波羅提尊者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  
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華首又不然識  
者喚作精魂不識卻是佛性且道還有優劣  
麼具眼者辨看如或未能更看風旛因緣六  
祖當時到法性寺聞二僧爭論一曰風動一  
曰旛動祖從旁忍俊不禁特地向伊道不是  
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諸上座汝若會得  
便直下見六祖安身處便直下見釋迦老子  
安身處便直下見自己安身處透頂透底更  
無餘法古人有現成四句美如西子離金闕  
嬌似楊妃下玉樓其二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  
處不風流山僧拈來爲諸人下箇註腳不是  
風動不是旛動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  
下玉樓仁者心動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  
處不風流以拂子擊案下座

浴佛日上堂僧問空劫前四月八現前四月八是同是別師云羅浮山進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大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者箇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因甚世尊道箇獨尊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僧問和尚未登法座學人未離禪堂者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者已是闍黎太絡索了也進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山僧退身有地進云今日醜媳婦少不得見翁姑師云自領出去僧禮拜師乃云今日四月八是我佛降誕之辰法華云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惟今衆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六祖云當知如來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所言佛之知見卽汝自心諸上座此一心法有佛無佛法爾如然叵耐無人識得如來出世纔爲衆生露者箇消息雖

露者箇消息猶是兒孫邊事此一心法總不曾動著豈不聞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我道諸上座卽今成佛竟度生竟涅槃竟還信得及麼諸上座莫言佛是累劫熏修而成我乃博地凡夫怎能構得若作恁麼見是汝諸人自開衆生知見又莫言佛出世放光動地龍天擁衛神鬼欽崇我無如是神通妙用若作恁麼見自是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古人道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名三十二共一十也虛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此無相佛卽今目前箇箇完具常自圓明佛不過是識得了有自由分雖在五蘊生死中而伊無生死雖在根塵萬境交參而伊自蕭然獨脫臨濟云是汝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

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底沒形段是者箇解說法聽法諸上座豈不是在者裏聽法汝特地要求他面目了不可得雖不可得而一切用處卻又分明是箇什麼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珍重

結夏上堂僧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時如何師云山僧道不得進云恁麼則雨暗羅浮深又深潮歸大海總無聲師云庭下虛空爲汝道進云昨夜老人起舞南樓上王女笙歌向翠屏師卓拄杖一下進云只如今日結夏陞堂拈椎豎拂未審以何等法示何等人師又卓兩下僧禮拜僧問前覺不生後覺不滅現在如如退後一步請師速道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僧進前退後師云汝進前退後作麼僧作禮云放下

其一

十一

師云笑殺大衆僧問華首開爐柴炭俱無薰風劈面裂肌膚同堂海衆忘消息現前共證古毘盧如何是毘盧師豎一拳進云聖凡情盡還容淘汰麼師又豎一拳進云如何是覲面無私向師又豎一拳云闍黎還知痛痒麼僧一喝云石虎嘯時風滿谷泥龍吟處霧遮天師云山僧今日失利乃召大衆卓拄杖一下云赤眼歸宗道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山僧不隨古人腳跟轉不會則世諦流布坐斷聖凡情若在者裏透得也做箇脫灑衲僧便能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其或未然總是弄泥團漢復卓一下云會得則途中受用亦且救得一半便下座  
端午上堂僧問耀古騰今卽不問喝一喝云現前一喝請誦機師云不酬機進豎一拳師

云笑殺滿堂僧進一喝師云一喝兩喝且置  
三喝四喝又作麼生僧懍懍師便打僧問剿  
除狂寇卸甲倒戈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  
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衲僧本分  
事師云口橫鼻直乃云纔過四月八又是端  
陽節奉報諸禪德光陰如電掣世事若有若  
無人情或欣或厭波斯匿王云變化密移我  
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諸上座還知有  
不遷流者麼驀拈拄杖云惟有拄杖子蕭然  
獨脫寒暑不能促其壽鬼神不能妬其福雖  
然如是衲僧分上眼中著肩以拄杖卓一下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師  
云金剛寶劍當頭截又問動時如何頭曰不  
見本常理巖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  
卽永沈生死巖遂大悟師云者太煞按牛頭

了大衆珍重

可都寺爲其父太保韓文恪公請上堂僧問  
有箇人兒與某甲同行同住爲什麼不度渠  
儂師以拂子作圓相復拂三拂示之僧問習  
得千經萬論爲甚當鋒一字拈不出師云上  
灘不肯住下灘不相于進云人人腳跟一條  
大路有箇漢子問着便怎麼眼睜口啞師云  
闍黎好一問還自知麼進云和尚婆心太切  
人天衆前合當禮拜坐具子吾無隱乎爾師  
云尋常套子也不消得僧拜起喝云若要  
心聽此調耳根瞎卻眼根聾師云自納敗闕  
乃云夾山大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舉拂子云今日夾山  
現廣大身逼塞虛空諸禪德還見麼夾山發  
大圓音告諸禪德不得以色見我不得以音

其一

主

聲求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我山僧道不以色見不以音聲求如何得見大師夾山云汝豈不聞擬議前後安置中邊不得一法沒溺深泉山僧道都不如是時如何夾山云不敢說山僧道爲甚不敢說夾山云堂頭卽得恐諸禪德隨語生解十三山僧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請大師不吝慈悲夾山云會麼都不如是我我現前諸禪德請著眼者裏眨上眉毛蹉過了也急急快急急著靴水上立走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溼今日都寺祖禪同聖心原心妙心三居士設齋請山僧上堂資其父文恪公冥福伏願於實際中不守自性天上人間隨處安樂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爲義殊云云何生以不生生爲義女云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爲義殊云云何死以不死死爲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諸禪德恁麼會去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皆如來藏妙真如性如來禪許汝搆去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什麼長處良久復舉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什麼爲生死之所流轉修云筭畢竟成竹如今作筏使得麼進云汝他日自悟去在修云某甲祇恁麼上座如何進云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師云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有什麼禪道佛法於今三家邨裏販夫牧豎街頭市尾也解恁麼道有

什麼奇特諸禪德會麼以拂子擊案云苦瓠連根苦話瓜徹蒂話下座

解夏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進云更一喝師又喝進云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師云拈者現成句作麼進云請和尚道新底師云山僧今日失利進云某甲也大錯去師不顧乃云諸上座一夏以來還構得也未若構不得者一夏又虛度也舉子方上座問法眼云公久叅長慶為甚卻嗣地藏眼云為不解他萬象之中獨露身意子方豎拂子眼云發萬象不撥萬象方云不撥萬象眼云獨露身響方云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響方云若不到者裏幾乎虛過一生師云若要透脫生死把者一則公案反覆尋思自然有箇入處不見文殊云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即

其二

十四

二文殊然我今者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即今諸上座直下無第二人者裏不生難易想便可獨行獨步會麼復舉六祖大師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諸人還識否荷澤云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云向汝道無名無字汝又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後有把茅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山僧今日八字打開為諸人下箇註脚若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纔見祖師道箇吾有便與震威一喝直饒通天伎倆也合一場懺懺為甚如此諸上座人人壁立萬仞箇箇鼻孔撩天以拂子擊案下座

其二

十五

林戒菴太守薦張恭人請上堂師召大眾云佛法本自現成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金剛正體衆生諸佛情與無情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總承此光明顯發譬如虛空體非羣象而不礙彼羣象發揮當其發揮即非羣象所以道人行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實無一物爲緣爲對大瀉安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且喚什麼作聲色聲色裏又作麼生坐卧睡眠不見古人道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方得名爲觀自在諸上座空劫以前也怎麼即今也怎麼盡未來際也怎麼若信得及釋迦老子與汝同參若信不及便茫茫地向外著境外既著境內則生心心境相對妄想不停遂成生死業繫謂之塵勞之儔汝等試返照看者箇妄想從何處起是從心起是從境起若從心起心本無生若從境起境本無情目前空不

言空目前有不言有者箇妄想皆從自己一念顛倒取相而起知心與境本不相到一一諸法當處解脫當處全真昔二祖斷臂求初祖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道箇覓心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諸上座還覺痛快也未良久云覓心無得便心休著衣喫飯還仍舊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上舉揚般若奉爲張氏恭人及諸亡眷伏願無邊業障一念霜融曠劫塵勞當下頓息且道懺摩薦拔一句作麼生道回光便是通霄路母子

同登安養臺下座

示衆

黃巖示衆此事實非容易當時汾陽最後到首山舉卷席話始大徹去你看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者方是放身捨命會

得者則管取透得風幡那則今日山僧拈出  
若有人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意旨如何向  
他道龍袖拂開全體現仁者心動意旨如何  
向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大眾會麼又大慧  
當時叅有句無句話屢請圓悟舉在五祖處

問答因緣悟為舉了大慧方得大徹今日山

六一

十六

僧又為拈出若有人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意旨如何向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仁  
者心動意旨如何向云相隨來也會麼會麼  
雙柏林示眾大眾你道今時人病在什麼處  
一箇箇勞盡心力祇學得箇心所法有什麼  
交涉即如我年來鑒賞即心即佛句妙不可  
言其奈知音者少當時亦止有大梅一人直  
下承當何況後代你看僧問大梅因何便住  
此山梅云我當時見馬大師向我道即心即

共一

十七

佛便向此住僧云于今大師又道非心非佛  
梅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你非心  
非佛我祇是即心即佛大眾者則因緣那一  
箇不曉得為什麼在各人自己分上使用不  
著且道病在什麼處噫此事大難承當直饒  
一句下承當得已遲八刻更費盡心力勞而  
無功切莫打頭便蹉了路珍重

歸宗示眾我宗門下大是奇絕當時黃龍南  
趙州勘婆頌云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  
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譬  
祇因者頌大了當後來出許多人黃龍心湛  
堂準真淨文都是者一支湛堂托鉢偈云之  
乎者也被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  
東村王大姐真淨住歸宗有一僧持其法語  
至黃梅五祖演亟呼首座圓悟云真大善知

識者法語實希有中云于今學道人有兩種  
一種祇是認箇平常如云金剛是泥塑露柱  
是木頭倚將去靠將去又一種坐在無依倚  
處殊不知早依倚了也者兩種人到已眼豁  
開時兩條拄杖都丟卻獨行獨步十方蕩蕩  
無有不可五祖深服者段話合掌讚歎所以  
雲居膺和尚云饒你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  
何以故祇因將心求道故若將心求道便是  
心識用事便是生死根本玄沙亦云有爲心  
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此事大難  
于今人祇是學些道理太遠在衆禮拜師復  
云我所以處處都提即心即佛我即以即心  
即佛爲宗旨汝等悉之  
歸宗示衆邪人行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行  
邪法邪法悉皆正於今有種邪人便拈提佛

共一

十八

祖言句也歸於邪總爲他從正法中多生支  
節真箇入地獄如箭射大可憐愍從上佛祖  
祇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層級大根器  
人當下省得便謂之悟即未悟之前實無途  
路實無方法也祇是教他疑著所以云信得  
極便疑疑得極便悟趙州云若要隨根機接  
人三乘十二分教儘有方便老僧者裏祇以  
木分接人大衆若信得者話只管疑著不必  
解會他日久自然瞥地始知山僧不是相瞞  
珍重

小歇場示衆山僧自荊公去後心中一發冷  
然渠一生爲此事孜孜矻矻纔有箇見處正  
好修行早已整手脚不辦況其他乎即以道  
眼觀之彭殤無別然已恨其力行日短若論  
世眼更不堪提起噫世間人信心難生善根

難長不能深信因果未免為現前報應所惑  
山僧每見人發一箇好念頭便生病惱作  
事便不如意那一生造業底偏更快便爭怪  
得初心人不打退鼓于今目前大眾都是看  
得破底何不趁色力康健急切取辦人生好

其一

十九

光景難得若到病苦時作主不來雖有善師  
良友不能替代今日與大眾道破一知半解  
當不得甚事石屋云欲求成佛真箇易欲斷  
妄心真箇難幾度霜天明月夜坐來猶覺五  
更寒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湧泉亦嘗  
恁麼道故知此事不是說了便休到此須大  
著精彩始得昔丹霞淳與友論道到暢快處  
大笑一聲其師叱之云你者一笑失卻多少  
好事他是得底人其師尚如此說如今學人  
終日談彼說此山僧最是不喜山僧二十歲

前便得箇歸着在廣州東門行至西門如瞬  
息間人物房屋都不見有經言阿彌陀佛七  
千歲在城托鉢不辨男女七千歲不貪睡眠  
大眾此事雖是現成也要善用其心譬如一  
團黃金全憑巧匠方成器用不是一番寒徹  
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記得馬祖會下有箇無  
業國師幾句說話山僧常舉以自做云古人  
得意之後都是茅茨石室王侯不得而友那  
像于今為名為利又當時三祖傳衣後囑四  
祖勿向人道在者裏得法覺範云名與跡人  
生之大累也古人未得意時一雙草鞋一條  
拄杖到處訪道及其既得便向深山中埋名  
滅跡數十年人無知者你看三祖如此尚沒  
人知他姓名與他住處後來開堂說法乃至  
五宗分派遞及宋元漸失古意涅槃經有箇

喻如做乳酪初實底是真乳酪遞轉侵水全無真味難道法有什麼古今叵耐古今人大相懸絕趙州嘗道老僧見馬祖會下善知識箇箇出格九十歲後見者些都是向大路開飯店覓人禮拜到今日越發可傷了那一起

其一

二十

求化底不說爲辨道之資且問他辦得箇什麼道嘆古人說佛之一字尚不喜聞如今佛之一字真箇不喜聞了你道是同是別大衆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山僧十餘歲時心中早已有些了當妄想道六祖大師二十四歲方傳衣鉢我今還未滿二十若到三十歲一字不看但饑餐渴飲混同樵牧彼時山僧老母尚存常到城中省視老母深知山僧意每道我實爲你累若不是我你早入山去也後來老母去世靈必弟將母衣物一時散卻山僧

亦將淨室中所用器具一時散卻止剩些破衣襖兩人共湊六十觔行李走到博山者段因緣舉起太長約畧如此那時法緯樵雲都在博山樵雲在外面不知何以得箇消息託人向悅衆求入後堂與山僧隣單後來山僧要辭先師先師苦留幾次收入行李及得脫身二子苦要相隨山僧此時亦無意廬山因過瑞洪聞無用道友在歸宗遂去尋他不期遇見半偈老師隨上金輪峯禮塔半師留住金輪山僧向他道我本意要隱終南聞終南

其一

其二

多草衣木食與人境相絕半師謂金輪閉關與終南無異因留止三年自出關後便要別卻諸子千較百計支遣不開及後荊公又到與諸子遊徽州復返廬山一路追隨偶到黃巖樂其深入遂止於此數年以來又置些田

地添許多絡索山僧前日從粵中還山見大衆著忙心極不快修行人常得安閒方可入道止是家業相累徒過光陰昨星子張公同歸宗當家來請山僧尚躊躇未決于今到是恰好乘此機會却卻擔子何等輕安山僧從幼便擬孤峯獨宿誰知事不由人提起來真是慙媿博山先師當時常道宗實我深悉汝意汝只想入山去得兩餐飯喫便一切不管正道着山僧意中事于今大衆須要體諒雖山僧者等卻像小乘依菩薩行祇願度盡衆生寧可自家墮落乃至度一人數劫相隨其人不發心菩薩亦不動念山僧不能行菩薩行度盡衆生但願與大衆大家著緊如救頭然便滿鄙意大衆既恁麼相信須是依山僧說始得此事元沒有愛憎彼此盡力道不出

底只是冷暖自知緩急自辨時節到來不怕你會不會所以前日荊公去時我對法緯說以後更不必提起禪道佛法口說底無用須是急切有恁麼事始得你看荊公底心真是成佛有餘祇是不曾實落用心便已容易蹉過大衆于今只管蹉跎去真不知等到彌勒佛裏至佛了嘆山僧要說說不盡然亦不消說伶俐漢向未舉以前便知痛癢就是山僧者一段話都是多底明日過歸宗須要甘得澹薄圓通訥禪師祇有一塊布日間當裙夜其二間當被山僧自來不曾食著好衣好食如今但有兩餐粥飯便放下身心絲毫不管佛在世時弟子甚衆一千五百大阿羅漢常隨其身那時有什麼常住錢糧也只各人入城乞食食已便各人樹下趺坐大衆于今各人也

須自家料理牛頭懶融肩挑石二腰纏八斗  
供其徒衆大衆都是難得底山僧亦當効古  
人所爲只是賤體太弱不能如願大衆須要  
體諒山僧始得珍重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瑰姑同切音傀 偉于鬼切音韋 摺之涉切音誓摺  
瑰瑰璋琦玩也 偉人才德偉 摺音誓摺  
也墨康 也眉鹿屬 黑密北切音 墨與然同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二 其二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示衆

歸宗示衆師顧衆云修行者事大非容易知  
有底人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知有便須  
尋箇活路從來善知識沒有什麼與人此事  
非可口傳手授還是自家伶俐轉變始得古  
人道大有轉變始脫生死于今你們現前尚  
且茫茫地何況生死到來便是知有底人也  
不得草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捄始應  
知汾陽者話大有所以者所在著不得一些  
知見三乘十二分教一切修多羅難道不詳  
盡麼你道病在什麼處將心求道將心學禪  
窮劫盡形終不能得所以道饒你學到佛邊  
猶是雜用心山僧從小爲者一著子喜樂不

過得古人一段機緣真箇痛快昔洞山辭  
雲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  
何祇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山沈吟巖云介闈  
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此時洞山尚涉疑後  
因過水觀影方悟前旨有偈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  
如者箇偈真妙得很你看打頭兩句人還會  
得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便難會也然尚  
有一闌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五位君臣  
都從此出憶壽昌師翁拈云渠今正是我大  
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千聖不能知深得洞  
山意旨今人容易說洞家兒孫好又摩他鼻  
孔不著哩適來與麗中談及德山一段機緣  
也大奇特渠初見龍潭便問久向龍潭及乎

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  
已大煞婆心了也德山當時猶未會得一夕  
侍立夜久辭出潭點紙燭度與山山纔接潭  
即吹滅山方大悟云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  
尚舌頭也山僧偶爾得兩頌曾見麼你看龍

其二

二

潭初道子親到龍潭真箇直捷不過古人爲  
人都是恁般直截于今人把作機鋒卻反拗  
直爲曲了末法將來畫虎成狸日久生弊得  
活祖師意底不道全無祇是少有大衆同志  
須生難遣想努力珍重

廣慧示衆舉僧問芭蕉不落諸緣乞師指示  
蕉云有問有答師云你看古人爲人何等直  
截祇是人自不會便呼善甫云大慧常舉竹  
筴示人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不  
得有語不得無語僧擬議便打出一生如此

勤驗學人非真正學人罕有契其機者乃有  
頌云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  
遍界是刀鎗山僧深愛此老剖肝瀝膽昨和  
一頌云吞餌已鈎腸清波亂跳揚絲綸牢在  
手更不動刀鎗你把大慧竹筴話與我者頌

合看不要急祇是念念不放捨自然有箇省  
處今時人全不解用心你卻須自解轉變你  
若省得時即不會機鋒轉語不會得古人公  
案也不消熱忙若徒明得古人公案不明自  
己者明得底都不是此事祇要真古人亦有  
辯才無礙兩瀉雲興亦有規模窄窄地然悟  
心則一至說法爲人隨家豐儉惟在取信於  
心今人在義路上求解求會豈有出脫日子  
你若未明此事須辦久遠堅固之心做工夫  
祇是一箇切先要識得心識得乃信得及信

其二

三

得須要行得行得須要休得若休不得終非  
真實所以古人云我於其善知識處得箇歇  
處你等大須仔細識得信得行得休得有此  
四者大事畢矣

廣慧示衆腳跟下有條直路即心是佛還信  
得及麼你若未省得祇是冷冷看如何即心  
是佛一毫不要造作日久自然省去雲門大  
師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如  
何是汝諸人光明衆無語復自云廚庫三門  
所以學道大須知有大須自己伶俐切莫造  
作今時善知識種種教人總是造作總是埋  
沒人法華窮子喻長者無限寶藏本是窮子  
分所應有無柰東西馳走長者捉回渠反怖  
死長者傷其下劣不能承當乃以冷水洗面  
令甦仍復遣去密令二人隨他同彼所作誘

令求傭長者祇是令他除糞謂汝勤苦倍與  
之值種種方便然後窮子信受你看經文何  
等直捷窮子本來該承父業珍寶具足因他  
信不及祇是教令除糞三乘四果十地盡是  
除糞底人方便引誘他故與以值若當下信  
得及實無恁麼事所以佛之本懷一切權實  
教門祇是欲令衆生開佛知見六祖云如何  
佛更開佛知見佛知見即是人人自心所以  
道凡有心者皆應作佛山僧昨云人非木石  
豈無心乎此事箇箇具足爲何根器淺劣總  
信不及纔舉起便怕認識神且如長沙云學  
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原爲分箇  
皂白不許人籠侷你若未認怕作什麼今時  
善知識總是鈍置學人見一學人入門便教  
他怎生做工夫節外抽枝總不是佛之本懷

若論佛之本懷祇是要人識得此一著子山僧得此一著子與佛無二無別就令將此身碎爲微塵一一塵供養十方諸佛亦未足以報佛恩德山云釋迦老子與我同一鼻孔便是文殊普賢來云咨和尚我早已知他了也祇是識心達本源更無有過者若不如是爭敢做善知識開口爭好揀別諸方鍛鍊衲子昔有僧叅一禪師每見即搖手云不是不是如此二十年一日遠遠見便云是是開善謙在大慧門下二十年祇是不省得大慧復令他馳書往襄陽謙益怨憤意欲無往其友宗元叱之云不可路途中便參不得禪遂與同行復語之一切事都替得你祇有五件事替你不得謙問那五件事元云屙屎撒尿著衣喫飯跏趺死屍路上走謙當下領旨比返

其二

五

徑山大慧在亭子上望見便云者漢連骨頭也換過也你看古人絕無定法祇是提掇者一著子要學人自己識得別無言說若見性人如伸手見掌更有什麼大衆還有信得及者麼時有僧進云某甲曾看大慧語錄云即心是佛人便以爲尋常云燈籠沿壁上天台便以爲奇特豈不是順顛倒今日復蒙和尚開示始益信向師云你今祇要信得及若不終日冷冷看將去若省得了方有語話分不必看語錄經教初心學人不曾看書本到是乾淨提獎他到是容易若久參學人打頭不遇作家惹得許多見識及到善知識前先要洗滌一番令淨然後救援得他今人那裏曉得此事大須有福遇作家始得若薄福人見

邪師談禪說道種種枝節便以為有滋味見  
真善知識一無所有便謂善知識祇是如此  
更有自甘下劣者謂古人二三十年方纔了  
當終日向外馳求待他馳求二三十年全無  
下落到此來畢竟要撥轉他向者一條直捷  
路徑方得安穩不如趁早放下更省氣力嘆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希有之  
法真是難信經云若有人千生勤苦種諸善  
根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有人千生但讀誦  
大乘不看餘乘及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  
為說世尊致祝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六祖亦  
云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萬劫千生斷佛種  
性故知希有難信佛祖秘密大衆直須徹底  
信得不留一絲毫擬議始得珍重  
華首挂鍾板示衆師舉椎云大衆還知麼千

下萬下皆從者一下起便打板一下復云何  
以叢林規則以此為據隨打鐘一下歸方丈  
結制示衆舉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  
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華首今日以羅浮山為  
牧牛場溪東溪西一任諸人優游自在只有  
一句要緊話不得犯他國王水草汾陽道若  
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去  
白雲端又道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淨盡亦未  
免入驢胎馬腹去諸上座又作麼生須是從  
者裏自作活計始得不見王老師道老僧自  
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  
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  
如隨分納此些總不見得作麼生是隨分納  
此些總不見得諸上座汝若會得便是活計  
一期之內大須努力

示衆古人道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於中求  
一箇道人無欲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  
難醫諸上座且道覓佛漢與道人相去多少  
大須分箇皂白不可顛預何以故祇爲般若  
有相似底所以道佛祖如生冤家始有學道  
分汝等離了鄉土離了師長千山萬水行脚  
到此專爲學佛學法爲甚卻道如生冤家不  
見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卻向  
東汝若將心學佛將心學道窮劫盡形終不  
能得不如息念忘慮佛自現前今時不得已  
教人從者邊打翻那邊消息要且圖箇話會  
其餘有什麼交涉諸上座特地現成擬心即  
差究竟而論不落見聞窠臼乃可歸家穩坐  
珍重

示衆信爲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

能速登解脫門信能永離生死苦諸上座莫  
輕看者信字法華會上止得箇龍女涅槃會  
上止得箇廣額屠兒者纔是直下信心底人  
諸上座還信得心麼結制以來不知各人作  
麼生用心尋常參堂中不是昏沈便是掉舉  
不知昏沈掉舉就是各人安身立命之所大  
須伶俐慎勿虛度光陰山僧欲與汝等商量  
有話試出來說看衆無語師云歲月如箭轉  
盼蹉跎本分上稍寬緩便容易錯過何況日  
用間一切人我是非尚放不下又爭構得諸  
上座者事祇要各人心切汝若心切撩起便  
知舉瀉山在百丈侍立次丈問誰山曰某甲  
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山撥之曰無火丈躬  
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者箇舉  
山便發悟師云汝看古人何嘗有甚麼忪惶

祇要伶俐山僧尋常與汝等干說萬說自己  
實見得沒個儘實見得慚愧諸上座也須知  
些慚愧始得下座

示衆舉長沙投機頌云今日還鄉入大門南  
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

其二

八

好兒孫復舉南泉和頌云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師云據此偈意則知有向上人作  
麼生是向上人古人云有佛有法猶是教跡  
邊事且未是那箇消息若論那箇消息非智  
能知非識能識即目前直如一口氣不來  
方有少分相應若落意根湊泊恰似有箇相  
應總與那人懸絕所以道損法財滅功德莫  
不由茲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  
知見力諸上座心作麼生了無生知見作麼

生頓入直須無心者箇無心不是造作得來  
伶俐衲僧纔聞怎麼說便解打翻如今都擬  
商量者箇無心又爭得永明云若親照時縱  
有佛祖立言妙義皆爲魔說汝作麼生商量  
大難大難

示衆探究此事實非小緣須要大生尊重始  
得于今天下說法者恒河沙悟道者如麻似  
粟都認箇目前昭昭靈靈底古人喚作驢前  
馬後漢諸上座大須知痛癢始得長沙云目  
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

其三

九

非真於此直下窺得便乃坐斷聞見萬法平  
沈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汝若踏著  
恁麼田地便自解作活計作麼生解作活計  
聲云何要作活計聲古人大有榜樣在曹山  
辭洞山洞云子向什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

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此是第一箇解作活計底榜樣藥山坐石上石頭云子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也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山云若閑坐即爲也此是第二箇解作活計底榜樣諸上座還曾恁麼作活計也未山僧今日爲汝再流通箇消息且不論遠就是目今父母所生底身一二歲時見聞具足六根怡然心境一如有眼如不見有耳如不聞六用閑閑正恁麼時十成完具漸漸長大便生愛惡等情從生至老迷而不返且道過在什麼處難道彼時便沒有麼諸上座終日隨聲逐色總是步步踏著若不一回打翻要且無汝作活計處大衆作麼生良久豎拂子云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復以拂子擊案下座

示衆古人道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六祖大師亦云前念後念今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所以離念法門最尊最貴最第一惟佛一人乃稱離念不見道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汝若不是實落到恁麼田地他時後日決定自信不及爲甚如此祇爲汝胡孫子不曾死脚跟終不點地從上諸祖全推此著譬若大火聚無汝近傍處無汝依倚處若不如是總要奈何不得雖然如此猶是與得底人說若不打翻父母未生前面目真實去處尚且慄慄汝又作麼生下手所以千疑萬疑祇是一疑千關萬關祇是一關者一疑破則千疑萬疑俱破者一關透則千關

萬關俱透諸上座作麼生是者一關漸良久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汝等諸人著眼

示衆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未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就是再來底人也要用心一番方纔了得所以道唯人自肯乃方親但是言教體貼自己隱微終是難過須實實落落落到那田地纔肯放心纔得箇休歇就是見處的確言向上理會得恰好亦止得一半惟實落到處卻難百丈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諸上座又作麼生於今人不能了得病在甚處病在認目前昭昭靈靈以爲是不知昭昭靈靈乃是緣境而有玄沙云共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麼瞌睡時不成昭昭靈靈若捨此又是箇黑漆桶打在

其二

十一

無見無聞窟裏縱然不涉兩途和合得箇不思議猶是生死岸頭事諸上座古人見性如十日竝照總不是者箇道理舉無著禪師往五臺禮文殊遇一老翁問云近自何來著云南方翁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卻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著云多少衆翁云前三三後三三著不省翁拈玻璃盃問云南方還有者箇麼著云無翁云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辭出翁令童子相送著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著應諾童云是多少著始悟彼翁蓋即文殊也乃稽首童子乞一偈而別師云前三三後三三既領畧不得玻璃盃話又當面錯過童子一召之際依舊貪觀

天上月失卻手中珠後恭仰山始得契悟常  
充典座文殊現於粥鉢上著以攬竹篋便打  
云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那裏落節向者  
裏拔本諸上座丈夫自有冲霄志不向如來  
行處行汝各人都是丈夫也有志氣祇如自  
朝至暮饑來便食渴來便飲何等自由乃至  
迎賓待客叙寒道温一般快利不曾分毫計  
較爲什麼問著本分事即便突然汝道病在  
什麼處就似有人問我手中是甚麼明明白  
白是箇拂子卻放下另討一箇祇對便遠了  
哩所以得底人更不如何若何併絕咽喉直  
下無第二人不見曹山四禁偈云莫行心處  
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正  
與山僧昨日那五問意旨彷彿恁麼田地豈  
是汝言句到得就是言句到得意還未到何

況言句尚未到汝擬向什麼處著大難大難  
示衆倏忽又是半月敢問諸上座本分事作  
麼生流光似電瞬息不停切須痛念生死不  
可逐樂過時大衆試自揣看生死作麼生了  
雪巖問高峯云日間浩浩地作得主麼峯云  
作得主夜間睡夢時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  
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峯  
直得無言可措諸上座無夢無想無見無聞  
畢竟主在什麼處山僧常道有三箇關頭人  
多以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作主難日間浩  
其二浩地作主易不知日間浩浩地儘難作主哩  
十二于今人不過從五蘊身田中認著箇能見能  
聞底便道是者喚作弄胡孫子一朝鼓破了  
胡孫子走了便不知怎麼下落大凡聰明人  
看些古人語句便似容易得很便道日用間

隨處拈來皆是把洞山麻三觔雲門乾矢橛  
趙州庭前柏樹子和會將來便道無有不是  
也須分箇真偽始得洞山云我尋常以心中  
之眼觀之又觀始辨真偽大衆且莫容易卻  
又不是艱難向那裏尋求得底除却目前亦

共三

十三

非別有者裏畢竟作麼生雲門云直得乾坤  
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  
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麻三觔乾矢  
橛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等話正是者箇  
消息切莫草草末法將來人多不圖實落各  
處叢林住住學些見識一部五燈會元不難  
領會本分事卻實實了不得難道自己不明  
白麼祇是勝負心拍盲承當過去自悞悞人  
所以真修行人名聞利養一切不顧只要自  
家實實了得不拘歲月不辭勞苦你看古人

難道根器都是下劣都不像得今人汾陽參  
了七十一員善知識後見首山方大徹去難  
道他從前不會禪不會道還有什麼佛法他  
不曉得爲甚見了首山方道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攆始應知就是圓悟者樣人在五  
祖處也有十年方纔心不異緣今人爭得容  
易大衆著實努力纔好復云山僧福薄自來  
只喜退步今日既在此提持箇事已說不得  
了但一切餘事須仗大衆出力叢林原沒有  
什麼爾我都是一般就堂中堂外也沒有分  
別但堂中爲一衆標榜都要規矩森嚴山僧  
最不喜人閒談三箇五箇聚在一處說幾句  
話便是一炷香日子有多少長就是堂外也  
須切戒各人自有本等職事須出一片至誠  
精勤做去難道各人自家住靜不精勤做得

糜飯自家會熟菜自家會長麼山僧自小也是住靜日間不過閑得一炷香般柴運水燒鍋掘地那一件事不是自己于今叢林一人當一件職事極好埋頭修行山僧恨不得混在衆中埋頭修行極是有趣極是安閒真淨

其二

十四

云浮生惟有僧無事悟得真乘老更閒世間惟有解修行底越老越閒不似俗人一生奔奔波波到後來總倚靠不得大衆無非多生修來今生得爲衲子在此箇門中知有此箇大事須要乘時精進早求解脫莫待他時悔之無及中峯云一箇主人翁既失百千皮袋子難醫珍重

示衆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諸上座趁好色力各各討箇入路得箇入路還要有箇出身始得者不是輕易得底再

三撈攪方纔了當趙州十八歲上便解破家散宅尚且云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于今人怎容易構得然雖如此者箇事也甚明白不見僧問慈明如何是古佛家風明云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高峯頌云銀蟾出海照

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覲面不須重問訊隨教日炙與風吹直下曉得又何消說如或未然切莫瞞卻自己昔湛堂語大慧云果上座我者裏禪你都曾得叫你說也說得叫你答話也答得叫你拈古作頌也拈頌得祇是欠

共二

十五

者一解在你若不得者一解在我方丈裏有禪纔出去便沒了惺惺時有禪睡著便沒了如何抵敵得生死大慧云正是某甲疑處你看古人多少實落渠當時未見圓悟諸方那一箇不肯他祇是自不肯甘心諸上座各各

求箇自己甘心生死到來方有把柄爲甚如此爲他得底人二六時中總沒有空過底時節當時香林在雲門十八年門每日喚他一日省得了門云我從今後不喚你也他後來卻云我四十年方纔打成一片涌泉亦云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老僧四十九年猶有走作你看古人都是實落行將去不圖明得便了就是山僧自小便曉得二三十年方纔休歇得下所以古人道明道者多行道者少于今假知識徧滿天下便是明得底也少直饒你有箇入處正好修行正好親近善知識涌泉又云學道人大須識乾識若不乾敢保輪迴去在敢保啼哭有日在于今人纔喚著些子便自掉頭不顧不知他生死作麼生了哩諸上座努力向前切莫空過趙州云佛之一字

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還更有什麼可雜用心處莫見世間少年利根做得快便道佛法祇是如此不知他夙生也苦心過來若是中下之機畢竟要看箇話頭行而參坐而究縱然今生不得悟來生出頭亦不費力總是各人要生死心切始得珍重示衆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卧六祖大師恁麼語話雖則平白其實正是

甚

十六

向上人底行履不似今人掠虛道理上簇花簇錦有什麼難尋常憎愛是非底心容易消遣不得達磨初祖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方可入道二祖安心之後纔對他說豈更別有祇是圖箇實落于今勿論內心無

喘祇如外息諸緣一句作麼生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外既有境則內必有心心境相對動輒傷鋒須是知有底人方纔在者裏平帖帖地不犯絲毫頭手脚若未到者田地也勉強不得待你覺照將來早是錯過了也噫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予朋友無用雙眉卻弟兄良久云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者都爲他得底人方解與麼話不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須是轉轉地始得

示衆僧問心地無非自性戒如何是自性戒師云今日有居士從洎頭來進云戒光從口出如何是戒光師云好大雨進云破戒之人爲甚不墮地獄師云無孔鐵鎚進云恁麼則泥牛吼破天邊月木馬騰空過北關師便喝

其二

十七

進云好一喝師云且退僧禮拜起云啞人唱罷無生曲黑月堂前拍掌遊師云敗闕不少又一僧纔出師便喝僧擬進師云背後有人笑你在舉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闍黎須有隱身處始得師召大衆云且道如何是隱身處昔有四兄弟同得仙道預知命盡一箇隱在水中一箇隱在空中一箇隱在石中一箇隱在人中及至無常到來隱水者畢竟從水而溺隱空者從空而墮隱石者從石而破隱人中者從人中而亡須知者都不是隱身處且作麼生纔是隱身處又有無常捉一僧僧懇其寬限七日無常許諾七日後復來覓其僧竟不可得大衆還知者僧著落麼知得者僧著落生死到來方纔有隱身之法不然未免手忙腳亂此事須及時了辦非

力可求非他人可代山僧自幼學道只是自家痛念生死無計可了後來讀壇經云見性成佛如釘入木千方百計祇求見性最苦嶺南前二三十年無一人談及箇事漫道箇事就持戒念佛也少山僧當此時設有一人為我剖斷便願身為牀座身為奴僕閱人頗多竝無所遇只是一部壇經行坐不捨如今得箇著落線索原從者裏來憶當時但願者事停當便深山窮谷野鹿為羣就使在十字街頭破衣麤飯終日叫化也都甘心後同靈泌弟參博山便絕念嶺南只為法字弔子與山僧夙緣特到博山相見不得又抵金輪關中一見涕淚交下便惹起如今首座都寺監寺藏主書記諸子又得韓夫人一門信向因緣會聚偶爾成文實非山僧初願去年都寺到

共三

十八

匡山時山僧還遲疑未決念大眾費了許多心力又累承相通情詞懇至事不獲已似山僧素喜深隱卻疑小乘然憶天台大師臨去時眾弟子問其所證地位大師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今損已為人獲預五品耳蓋菩薩行實實難行自己煩惱今其不起猶易令他人不起煩惱甚難只好隨自家力量盡自家精神倘能信諒也斷不致孤負而已山僧初到此時聞麗首座云如今只是揉爛其心始得山僧銘入心髓得首座恁麼不惜勤苦山僧也合拚一副心力大家鼓舞但一切外務多病之人卻難照管全仗大眾幫扶此是十方叢林原不分內外坐禪底坐禪行行底行行也都是一般如今都道坐禪底高行行底低一箇知隨便沒人肯做可笑得很難道行

行底真箇便低麼雪峯飯頭爲山典座千古  
景仰雲門法眼兩宗都從雪峯出來爲山便  
出箇仰山是什麼人卻肯當飯頭當典座大  
菩薩隱在衆中行行底極多若者些子人我  
都忘不得還說什麼大事自今以後大衆須  
放出一片公心莫分彼此莫分高下努力向  
前同報釋迦老子恩德一場也非分外山僧  
與大衆住此將半年四月又到結制在邇須  
是事事料理妥當始得大衆叢林規矩決定  
要行不可徒有其名山僧今晚不惜剖肝瀝  
膽向大衆說大衆須要共體此心便是戒之  
一事甚不可忽于今末法比不得上古若只  
圖向上之名其實所行不及中下何等可恥  
目見頽風益當防慎就是傅大士臨寂囑其  
子普建普成二法師亦曰謹防三業莫道三

其

十九

歲孩兒也恁麼道得空開大口苗田無一簣  
之功鐵圍受百刑之痛久立珍重  
示衆無量妙法門叅禪第一義若真師子兒  
不入他羣隊諸上座若論超生死捷徑惟有  
此宗其餘俱是方便汝試反覆思惟畢竟是  
箇什麼嘗見有種人不明心地祇就道理上  
東安西排學者不成學那不就到底落得一  
空汝但向心地上討得箇入路久久自然脫  
落何不上早勞苦一番直待眼光落地時只  
是隻落湯螃蟹遲了也佛說人命在一呼吸  
間汝等於今刻刻甘心死得去便罷若未能  
死得去便須急急覓箇方便高峯云但將箇  
無滋味話頭蘊之於懷行而參坐而究自然  
有箇入路亦不是別討道理止貴言下知歸  
切須大家打起精神看什麼處有疑祇管疑

將去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古人者話決定不錯汝但自己揣量畢竟到底如何發付莫要放過者便是疑不必另作計較山僧常時聞諸禪人道疑情如何發得起如何發不起只管向話頭上覓道理籌度大覺好

其二

三十

笑疑之一字切之別名耳總是生死心切便自起疑疑來疑去自然有箇時節若泛泛過日不實用心待他自悟決無此理諸上座趁早著力昔有商人同一比丘入海遇一惡龍興大風浪向商人言但將者比丘與我便了此我風生之師不肯教我修行致我受此業報痛苦無量心甚恨之山僧今日至誠相告信也由汝不信也由汝他時後日卻怨山僧不得若道我真師子兒不入者箇羣隊也須貫到恁麼田地黑面老子惡辣不准汝口說

便是黃面老子慈悲也不曾准汝口說在珍重

示眾諸上座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又何難成佛無勞一指彈恁麼看來

容易得很然雖如是也要是箇人始得古人又道瞥起一念是境但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無復可追尋若風生有善根者聞恁麼說直下便了其或鈍根反覆看他畢竟是什麼道理此事祇要疑所以高峯云只要惺惺

其二

三十一

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掣天飛諸上座祇是汝自家底縱然不悟也寸步不曾離珍重

示眾佛法在什麼處在穿衣喫飯處般柴運水處迎賓送客處纔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

諸上座勿向外求須徹見自心實踐將去方纔有箇著落剝除鬚髮向此門中畢竟爲箇什麼世間人爲些小功名尚且廢寢忘餐豈況生死大事多少在家人聞有此事千方百計要求出離如何出家人終日在善知識身邊千提萬提反不將爲事凡人未有生而知之者總要心切明明白白偏汝攆不得過在於何過在汝縱逸即有時觸著轉眼消滅依舊業識茫茫如此等甚多不似上古純素真切聞得便信得信得便行得箇箇出家便以此爲急千山萬水訪尋有道祇求決了箇事決不遊州獵縣片衣口食虛度光陰諸上座此事大不容易汝若貢高我慢祇障礙得汝自己山僧自小便明此事常去禮下於人縱有說不相干底我亦禮拜何以故我求決了

我底事管他是不是作麼如今做學人便做出善知識樣子生怕減了聲價一般巨耐自己胸中黑漉漉地初祖云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自勤苦汝等欲做真正衲子勿學時流把者些惡知見盡情放下放教空蕩蕩地纔好用心纔好受得善知識鍛鍊若不如是大遠在珍重

博山老和尚忌日示衆得有因今事有由山僧自小便知有箇事十四歲見壇經已識自己面目便不向外馳逐惟有宗門巴鼻尚未

其二

其三

了得及參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語始得撇脫特恨彼時嶺南無善知識無可證據已巳年度嶺去博山見先師先師亦不曾向我說一箇元字腳一日拈倒騎牛入佛殿語問山僧山僧呈偈云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

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  
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先師云太  
麤生山僧云假使大了當人向和尚作麼生  
開口先師顧視良久云何消說山僧於此洞  
見先師爲人處庚午四月山僧辭先師先師  
苦留不得囑以八月必要重來再三相訂不  
謂先師九月示寂所以道得有因分事有由  
今日者炷香不敢孤負先師良久召大眾云  
先師真儀在者裏先師畢竟在什麼處以拂  
子作圓相云巍巍堂堂蓋聲騎色徧界不曾  
藏嘆分明祇者是太郎當  
示衆此事無他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祇因染  
淨而有差別南嶽云一切諸法從心想生心  
若不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  
上根宜慎辭哉汝等但信自心心外無法一

卷三

三

切諸法依心建立離心之外實無可得諸上  
座但向自心一念回光般若靈智天然自照  
好不省力今時人祇是向外馳求覓此有依  
傍底義解做些有把捉底工夫以爲肯綮於  
本分事上便黑漫漫地誠可憐愍此事猶如  
虛空亦如身與影直是無汝迴避處何不立  
地搆去良久云分明極復云太分明極嘆祇  
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珍重  
示衆諸上座一月過一月一日過一日作麼  
生用心須要徹首徹尾你看古人在者裏坐  
破七箇蒲團是何等用心今人發腳參方便  
想秉拂開堂趙州道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  
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佛法無多子久長  
難得人山僧三十年前在博山見苦心參究  
底人尚多如今絕不見用心者一種用心只

是將心待悟此病入了膏肓畢生不治大衆切須老實做去無論三二十年就使一生不徹亦如此做去但存一副乾淨肚腸有何相爲不得

示衆諸上座莫妄想終日學言語逞伎倆做須做偈在書本上討消息有什麼益宗門底事若在書本上三藏十二分教豈是無言云何達磨西來一切掃却何不直下休歇去過來禪道弊病不可枚舉有一種心識浩浩底捏怪不休惹得無限人弄業識有一種專向蒲團上死坐過捺起滅鬼窟裏作活計佛眼云諸方不是坐殺汝便是走殺汝學人大須仔細諸上座仔細討看卻是澹然無意時好箇消息只是你特地不會開眼合眼上單下單畢竟是誰還會麼珍重

其二

三四

示衆古人到大了當猶自深藏邱壑龍天推逼方出爲人諸上座步步踏實地去有餘於已乃可及物不見陸且大夫問南泉云黃梅七百人如何不得衣鉢獨盧行者得衣鉢泉云七百人都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如今衲子無不道我會佛法試問他一句便眼睛定動究其病處只爲強露頭角不向腳跟下用工夫所以古人道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且道不會箇什麼汝若未到者箇田地直饒會盡道理只成箇狂人無智人去爭解與人抽釘拔楔先博山嘗言我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也當日猶意有激而言不圖今日親見此事可歎可歎示衆竹篋子因緣極直截痛快山僧掩關金輪時見一僧端坐石上問他做甚工夫答云

看竹篋子問他作麼生看答云於不明處進前愈追山僧向他道汝卻要退後看始得且看者箇不明底是什麼道理渠於此覺有痛癢山僧只畧畧點他一句便依所說做去夜半忽然有省山僧舉芭蕉拄杖子話驗之如

其二

五

何是汝有拄杖子我與汝拄杖子答云空中掃鳥跡如何是汝無拄杖子我奪卻汝拄杖子答云紅爐一點雪豈不快哉所以者箇事切在得之於心自然轉轉地珍重

示衆山僧事不獲已住持茲山固承宰官居士殷勤啟請實亦自見十九代祖師道場無人整頓放心不下但今草創四事未備大衆果以道相親不得因澹薄退念耐得澹薄便是入道根器山僧平昔每祝韋馱菩薩願得與世無緣不是矯情就令福緣具足一出驚

天動地於本分事有何交涉即如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法無量人天得度一場事跡如夢如幻何況世間身衣口食豐濃受用終歸變滅汝等爲生死出家須認取箇不變滅底六祖先期辭衆衆皆悲泣祖云我自知去處故向汝說只今還有知六祖去處者麼看看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哩 力忌切音 瀝 郎擊切音 備 上他紺切  
史語餘聲 歷波也 胡 去聲下  
悉 孟切音 韻 備 僂 胡郭切音 藹 側持切  
惡也 一曰不謹貌 鑊 獲金屬 音 繼 不  
也 耕田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三 其三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示衆

示衆汝等諸人大須識自本心始得休歇若識心達本如空合空維摩經云不著世間如

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挂礙稽

首如空無所依莊嚴大師教徒常持此偈生

死海中大可怖畏瀉山行脚至天台山遇寒

山拾得一陣茫然寒山云自靈山別後伊三

生爲國王忘卻了也果上菩薩出生入死尚

且忘卻何況博地凡夫如今不用汝棒喝交

馳機鋒酬對古人喚作弄精魂漢且看六祖

教永嘉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永嘉云體

即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何等機辨

神妙何等入理深談良久云老僧少時誦華

嚴空忍品遂不知有身心器界如此境界將有旬日至今每一提起猶見痛快

示衆修行一著自肯方親所謂道不是文字語言乃平常之理昨有人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什麼老僧豎起拂子復問畢竟

是箇什麼老僧放下拂子只今且問諸人那

箇眼不見耳不聞者箇又是什麼一切有爲

法如夢幻泡影且莫當面錯過此事不是一

口道得盡底縱饒說得極玄極妙總沒交涉

惟得之於心方有把柄汝諸人一向逐色隨

聲不曾有一刻回光返照所以日疎月遠然

雖汝不曾打點其實現現十成無一毫增減

畢竟是箇什麼努力構取

示衆昔大隨在大瀉會下數載食不至充卧

不求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瀉深器之一日

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隨云  
教某甲向什麼處下口瀉云何不問如何是  
佛隨便作手勢掩瀉口瀉歎云子真得其髓  
大衆且看大隨云教某甲向什麼處下口直  
是針劄不入佛眼亦無能窺他正恁麼時大  
瀉尚不肯草草放過復教他問如何是佛隨  
掩其口瀉乃點頭古人爲人十分嚴密如此  
大衆何不體取若在者裏透得過何禪可叅  
何道可學還消說什麼者事人人具足爭奈  
有人飯籬邊抵餓覓即知君不可見不離當  
處常湛然珍重

說菩薩戒示衆即心是佛即心是法即心是  
僧即心是戒定慧情與無情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皆無實性所謂諸法實性即汝心是楞  
伽云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

共三

三

而起於分別所以一切諸法依心建立心外  
無有法可得法外無有心可得是謂心法一  
如無心無法諸佛子知此者即是金剛寶戒  
佛性種子諸佛本源菩薩根本衆生若得此  
戒即頓入佛位經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  
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戒之大意祇在  
防非禁惡護持本有清淨自心若識自心心  
外無有一法爲緣爲對既無緣對便無所犯  
既無所犯亦無能持無能無所始名持戒爭  
奈一切衆生迷本淨心遂有根塵等法既有  
諸法又生愛取諸趣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既  
有業因寧逃於果所以三塗苦報輪迴生死  
無有紀極然而窮詰本源實無根緒此迷無  
本性畢竟空衆生不知妄受繫縛我佛出世  
生大憐愍於上根者直示本心俾得醒悟中

卷

三

下根者方便提獎教伊止惡行善乃有戒法  
應作不應作是持是犯種種名相若大力量  
人豈有者等閒家具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更  
喚什麼作戒然雖如是大須實落始得不然  
畫虎成狸莽莽蕩蕩招殃禍其害不淺所以  
此戒非初心可忽涅槃喻如浮囊遺教再三  
丁寧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又如佛在世良以  
生滅界中未能頓超方便直下無心若無戒  
善終不成就則必墮落人天之報尚且難期  
況於諸佛無上菩提是以從迷返悟戒實資  
糧從因向果戒爲初步至於內護自心外護  
譏嫌自利利他猶爲菩薩行願從來學佛之  
士頂戴奉持如饑得食如渴得飲如貧得寶  
如裸得衣誠非無故諸佛子當於此寶戒生  
珍重想勿令有犯雖云無心則無戒然須知

無心始可得戒有心者常犯戒故無戒始可  
得心有戒者常繫心故無心之心乃真佛心  
無戒之戒始爲性戒此心此戒無二無別佛  
之授受祖之相傳惟斯秘密非與人天及餘  
一乘諸戒律儀而可比量涅槃云我皆安置  
諸子於秘密藏中秘密藏中具足三德三德  
圓滿一心呈露由是萬行莊嚴華嚴性海重  
重無盡亦非於自本心別有毫頭增入昔世  
尊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歎云奇哉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  
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礙智無師智即得現  
前諸佛子女等但看離妄一句世尊真切拈  
出教人直下無心汝若無心更有何事德山  
云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  
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起信論云

一切諸法惟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如是則內自無心外自無境心境俱亡戒從誰立諸佛子既無戒可得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咄且受戒去

茶話

廣慧茶話山僧到此承王居士暨大衆殷勤山僧沒有什麼說話大衆有疑請問衆無語師乃云山僧自小學道將三十年實無有法可得祇信得自心及心外無有一法可得佛佛相傳祖祖相授也祇是信得自心及于今佛法凋零諸方每說什麼法身邊事法身向上事山僧者裏都無宗門下事無可商量若是大根器人言下知歸方有箇商量處更不可特地起波濤也古人道即心是佛一句滿口道盡亦是事不獲已今人多是将心學道

共三

五

將心求法若將心學道將心求法窮劫盡形終不能得爲何如此祇爲心外實無有法可得心外若有法可得是名外道大衆切須自己轉變自己回頭始得良久云大衆沒有什麼問山僧沒有什麼答更妙得很珍重

廣慧茶話識心達本原故號爲沙門大衆還識得心麼若識不得生死到來如何回互昔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回無寒暑處回避僧云無寒暑處怎生回避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大衆作麼生會若會得者話方有箇回互處壯色不停喻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莫說人世富貴功名沒有長久就是出家兒沒有世緣幾十年光景也易過去何不趑色力康健討箇著落須是回光達本有箇出身之路始得

僧問某甲不識心請和尚慈悲師云慈悲在你那裏僧問金剛經四句偈不知是那四句師云不離闍黎問底進云不會師云你不會是謗經毀法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我者裏也沒有清淨本然也沒有

山河大地今晚廣慧當家印初請山僧喫茶會麼僧因措僧問阿賴耶識末那識六識某甲心未了求示安身立命處師云你是看教乘來教乘與宗乘不同我宗門中總無此話進云心性意識是同是別生天墮獄爲是心去性去識去師云者裏心也無性也無識也無進云恁麼則寒灰枯木也師云寒灰枯木怎會說話怎會在者裏喫茶進云不會求和尚方便師云三世諸佛阿誰代你乃云此事不在言說也不得離言說當日法性寺二僧

爭論風幡六祖大師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大衆還會麼僧便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敢問在什麼處師云有米煮飯沒米煮粥良久云一堂僧冷淡千古意分明于今一堂何等停當珍重

華首茶話師云山僧本擬深藏山谷無意出頭今日華首元是法字卍子一線機緣後因麗首座及大衆諸居士費了許多心力接得山僧到此與大衆同住須是真實發心爲生死真實修行纔不虛住此山若論宗門中事其二大難開口上根人又何消說中下之根古人六不已垂手方便纔有做工夫話其實有什麼工夫可做古人道直指二字早是曲了也纔說無事早是多事了也恁麼有甚開口處所以道此事惟我自知又道須知有不求知者

丹霞和尚云人人有一坐具地佛祖出頭來  
一毫也不曾增即今諸上座諸居士在此也  
一毫不曾減祇是于今一聞千悟底大難不  
得不假方便大衆須費一番心力始得良久  
云同來大衆一路也辛苦到此正好安心既

卷三

七

安職事各要努力有什麼疑不妨相問僧問  
莖首重興即不問覲面相逢意若何師云兩  
眼對兩眼進云海風連夜發大地絕纖塵時  
如何師云獨坐華首臺僧禮拜師復云者件  
事不是說了便罷真實要見得性真實自己  
要休得休得休不得試自家揣看若論說得  
底儘有聰明伶俐便說一篇兩篇不難看些  
禪關策進高峯中峯諸錄便不消悟道也會  
教人有什麼交涉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  
說話一僧歎云我直恁麼空過一夏便聞得

正因二字也好宿云闍黎莫警速若論正因  
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我不合恁麼道隱房  
一老宿聞之云可惜一鍋羹被兩顆老鼠屎  
污卻師云隔江望見資福門前刹竿便回已  
遲八刻何況更過江來此事豈容一棒一喝  
一機一境一轉兩轉語湊泊得上大難大難  
大衆須是從生死發心始有實落山僧少年  
時那曉什麼叅禪什麼悟道祇是怕生死到  
來前路渺然後見壇經始知見性成佛沒奈  
何千計百較纔得甘心不是等閒容易良久  
云山僧年來多病體中太弱叢林事俱料理  
不得須仗諸上座同心協力惟佛法卻委不  
得了若有商量不敢辜負如今天下到處荒  
亂此地還安穩深山中如住靜一般大家鍛  
鍊身心卻好珍重

生辰茶話師云山僧今早舉王老師空劫以前話諸上座作麼生會王老師又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諸上座又作麼生既道祇是無人覺知又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得底人便不消疑擬疑擬著萬里崖州去也所以山僧道擬心即差諸上座會得便會更無剩法古人也有道明得那邊事卻來者邊行履山僧道也無那邊也無者邊得者便得更無時節汝但了得目前空劫以前也在目前盡未來劫也在目前不見道古人說知見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所以了得便是不了目前萬緣差別良久云者箇事也有生而知之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究竟都是一般生而知之實難其人求之諸祖中如丹霞趙州便是生知底趙州

其三

八

見南泉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有主沙彌泉云主在什麼處州躬身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諸上座向者裏便好打翻消息一切時行住坐卧折旋俯仰迎賓接客肩矢送尿無不是神通妙用趙州當時纔十四歲何曾費些子氣力次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汝看南泉也不消什麼機用直如家裏人說家裏事州又問還用趨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向道道適來舉者幾句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諸上座道不屬知不屬不知者兩句勿輕放過汝等喫飯飽了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正恁麼時佛眼也覷

其三

九

不見只可惜當下錯過了山僧記得幼時見  
箇少林法師拈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  
州云洗鉢盂去山僧彼時雖不曾徹底聞之  
便毛骨悚然如冷水澆背又聞舉萬松評云  
洗面觸著鼻孔抽鞋摩著脚跟那時若錯過  
話頭便是掘地討天所以可憐不知底人錯  
過了多少好時光山僧怎麼說汝諸人聽著  
便又思量怎麼得知又是頭上安頭以眼尋  
眼古人道饒汝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山僧  
常舉此話爲甚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圓覺  
云乃至證於如來清淨涅槃猶爲我相到者  
裏須是悟始得咦不知者既錯過了許多好  
時光知者又蹉過了許多好時光不知者過  
在不知知者過在知最難得恰好畢竟如何

得恰好去諸上座實有恁麼事若信不及便  
罷若信得及須實實體會實實了當始得者  
箇比不得世間功業祇是一生便了生死是  
我等無量劫來至於今日今若了得永不可  
得大須著力山僧千說萬說不過助發而已  
切之一字卻在當人阿誰替汝著力得僧問  
月影汪汪如何是佛度衆生師云木頭進云  
月影汪汪時如何是衆生度佛師云碌磚進  
云如何是衆生度盡恆沙佛諸佛從來不異  
人師云前兩語汝作麼生會僧問措僧問一  
箇道士賣靈符爲甚處處吉利師云汝者兩  
片皮播來播去作麼進云和尚不識好惡師  
云山僧不識好惡且置上座不識好惡又作  
麼生進云一箇團團圓到處皆和合師云者  
是賊底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山僧慙惶

無地僧禮拜起擬進語師云止止不須說便  
歸方丈

茶話舉張拙秀才偈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  
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  
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  
順世緣無挂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師云諸上  
座大須腳踏實地始得古人驗人一言半句  
便知渠知有不知有所以人將語探若是知  
有底自然迴別即如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  
終不雜亂若只你一句我一句祇圖口頭滑  
溜有什麼用處莫謂今時上古已即有此病  
大慧云近來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  
管熱忙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  
者箇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  
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諸上座各人要知慙愧

其三

十一

不要取笑識者山僧今夜與你點破若是得  
底人舉起便知絲來線去自然雅合你看龐  
居士訪松山和尚值山經行士問云手中底  
是什麼松山豎起拄杖云老僧年邁缺伊一  
步不得士云然雖如是壯力猶存他得底人  
相見自然恰好所謂滿口含冰不曾道著一  
箇水字不似如今人自己尚不知落處只管  
記得滿肚皮言句徒逞快利有什麼交涉雪  
竇謂之隨流失源你道他病在什麼處病在  
不以此爲念祇圖好看若是真爲道底人便  
是善知識肯了我自己不曾到大休歇田地  
亦自不肯大衆且看自己於聲色關頭逆順  
境緣一切時一切事果能一念不生麼心如  
木石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自瞞即瞞  
得亦終不干別人事我方纔舉斷除煩惱重

增病且道煩惱爲在內爲在外爲在中間若求煩惱不可得更欲去除他豈不多了一翻身腳趨向真如亦是邪真如作麼生面目汝擬作麼生趨向他諸上座汝纔擬即不是了也者箇田地從無始來至於今日更由今日盡未來際還曾動著也無何不直下悟去更自直捷喫許多辛苦作麼

問答

僧問現前且道承誰恩力師云上座也解恁麼問進云建化門庭且置未萌以前道將一句來師云即今是什麼進云兔角杖子爲什麼能穿電影師云大慈悲菩薩

僧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底師云大衆看者僧也解恁麼問

其三

上

後如何師云四五六

靈泌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巖下煮茶燒樹葉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澗邊流水散桃花

僧問某甲參學以來苦無見處師云你要見作麼進云也須有箇真實見處師云幸自可憐生僧罔措

師坐次僧問無我之旨畢僧復問祇者能無我者是什麼師云有病者請醫治者肯愈醫云你肯已去了是什麼僧無對

師坐次指銅鑪問僧有人問你是什麼作麼生對僧云銅鑪師云還有疑麼僧云不疑師復問一僧僧不對師以手指云你肚裏有禪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業識茫茫無本據可憐白日喪天真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

途中解作活無往而不利進云如何是主中  
賓師云慈悲巧妙施方便善握司南驗正邪  
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佛祖潛踪蒼生絕  
跡進云佛祖潛踪蒼上絕跡時如何師不答  
僧禮拜

甚

+

麗中是問理則頓悟事以漸除理亦有漸悟  
底麼師云有進云事亦有頓除底麼師云有  
復云理若無漸悟則佛與衆生不由緣起事  
若無頓除則一切法皆有根本又問悟之一  
字亦不立敢問未悟不立悟了不立師云月  
是禮拜

僧問師是那宗師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僧  
無語師云你道是那宗僧云不知師便打  
僧云莫是臨濟宗麼師云你卻伶俐  
熊心開總理問諸經俱云無我爲甚涅槃獨

云有我師云如醫病人先用大黃消其邪熱  
後用人參補其元氣

楊未了司馬問弟子戒殺已久邇來專事持  
誦得麼師云者是功行邊事若本分上未了  
總是業識茫茫進云如何是本分事師云古  
人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  
山居士還識得麼進云不識師云何不向不  
識處看士罔措進云居常多坐不覺每遇不  
如意事便打不過不知病根所在師云功德  
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還有什麼打  
不過處良久復云若未能直下便了且就世  
情上勘破祇如居士年遇六旬從前涉歷且  
道即今在什麼處豈但六旬再過六劫也只  
如此幻妄空花徒勞把捉者裏勘得破放得  
下日久歲深父母未生前一著子自然觸著

磕著進云側聞至論毛骨悚然不知要見未  
生前一著子如何下手師云者便是下手士  
禮拜

嚴春陵司李問弟子職司刑罰民命攸關何  
以令彼無隱情此無枉法師云只從自己根  
源上討個分曉自然把柄在手生生殺殺無  
非妙用進云敢問某甲自己根源分曉所在  
師云山僧若說是山僧底進云某甲嚮道已  
久無奈種種情念終難排遣師云此未是根  
源話然試問居士假如夢中覺夢還是夢麼  
進云畢竟是夢師云醒來夢中心境還用排  
遣麼進云不用排遣師云根源上明了亦復  
如是一切情念不除自盡進云情念盡時豈  
非空無所有師云若無所有又成斷滅去也  
就者裏體驗看

其三

十四

金叔起居士以解易自負每舉一陰一陽之  
謂道師云汝所論陰陽口頭道理耳卻拈不  
出來起云師能拈出試拈出看師云生死大  
事汝還知麼起云不知師云一陰生汝不知  
生死還求知麼起云求知師云一陽生

法字已請益格致之旨且述陽明頌語以質  
師云此事不與教乘合況儒典耶雖然孔子  
手眼也不小渠開口道個在明明德明德是  
什麼爛柴頭學者向什麼處撈摸陽明揭出  
良知亦非世見可到但云無善無惡心之體

其三

十五

我不如是已云師意如何師云不可思議心  
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何不云一念動處即  
爲意知善知惡是良知說他不是良知亦不  
得已云師又如何師云知而無知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我與你另拈出物而無物是

格物

僧問閻羅王還有也無師云子甚處來云杭州來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莫道無閻羅王喫鐵丸有你分在

蔡雲怡督學問日坐金輪峯還望見漢陽峯頂否師作此⊕相答之又問踏上匡山有三條大路畢竟那一條是大路師云嘆者一條是大路又問廬岑險峻高出羣峯爲什麼羣峯讓他獨出師云爭怪得伊又問身在山中身在山外且置祇如竊頑者土皮壘塊者石骨凹凸者峯巒參差者林木奔飛而下墜者瀑布豎隄而上升者雲烟怎見得廬山真面目師云土皮石骨峯巒草木瀑布雲烟又問有人在金輪峯頂有人在彭蠡湖中忽遇波浪滔天石觸舟沈峯上人作何救他舟中人

作何自救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

師與蔡督學話次驚指瓶中花問云一種花爲什麼有二種色蔡云根無二種師不肯蔡云師意如何師云一種花二種色

靈泌問如何是但願空諸所有師云出門不踏芳草路進云如何是慎勿實諸所無師云歸家不坐涅槃牀又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八千子弟今何在更無面目見江東又問香巖上樹意旨如何師云霧卷烟收後森羅宇宙寬

法樹蔭問香巖上樹意旨如何師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又問如何是你有拄杖子

我與你拄杖子師云鳥棲無影樹進云如何  
是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師云花發  
不萌枝又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云你一  
切時中拈匙把筋又作麼生又問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僧問南泉斬猫還有罪過也無師云兔角杖  
挑潭底月龜毛繩縛嶺頭風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上座是進云如  
何是第三玄師云東去也是上座西去也是  
上座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更無玄與妙  
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信手拈來草進云  
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是處有芳草

僧問香巖上樹話意作麼生師云蒼天蒼天  
僧問蚯蚓斷為兩頭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

其三

十七

那一頭師云兩頭俱動

師舉雲門三頓棒因緣問法字云雲門恁  
麼問洞山恁麼答為什麼放他三頓棒云不  
契一日師復舉前問云忽省云百姓日用而  
不知師云不知個什麼云查渡湖南報慈  
師休去

師問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意旨如  
何云恁麼婆婆訶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  
拄杖子意旨如何云不恁麼婆婆訶

師問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云鄱陽湖裏  
絕行蹤如何是奪境不奪人云與師共坐  
千峯暗如何是人境兩俱奪云雨暗廬山  
深閉門如何是人境俱不奪云大家啜茗  
月明中

僧問某甲祇是一個不識結在者裏師云但

向者不識處會取

僧問某甲如今此心極是安樂莫便是麼師云是誰安樂僧罔措

師問法字卍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向什麼處去卍云也跳不出

僧問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時如何師云禮拜著僧禮拜起師云餘二即非真僧復舉楞嚴云山河大地語未畢師震聲一喝僧罔措

僧求開示師云你一向作什麼來進云某甲一向行行不知行什麼行今日遠來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你謙退作麼進云某甲實實不曉得師云不曉得豈不是大了當人進云某甲未到者田地師云你昨日從那裏來進云自東莞起身十二日到鹿角十四日到此

師云那個同你來僧指傍僧云與他同來師震聲一喝僧罔措再求指示師云適來已徹底相爲了也僧復求師云我從來不曾與鉢孟安柄

師問僧你參什麼話頭僧云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什麼處去師云有人問你作麼生答僧以手彈桌子師云五蘊身田強作主宰僧無語師云且去喫茶僧禮拜起云某甲實有一語師云且去喫茶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無人能見進

其三

丈

云出後如何師云汝看他是何面目進云面目現在師便喝僧罔措

僧問一切意旨即不問離一切意旨作麼生師瞪目視之僧擬進師便打

師舉雲居膺示衆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

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托今象每句下語以  
驗一夏所造各呈華麗中是首座云上四句  
且置只心無所托語未有近傍還請和尚著  
師云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  
依遂張兩手云蒼天蒼天座作禮云某甲更

其

十九

有語在師云子作麼生座云切忌恁麼時師  
笑云子深得雲居之旨座便休

居士問如來爲栴檀相摩頂是一是二師云  
汝未開口時猶較些子進云莫是授記麼師  
云汝身上有獨蚤養作麼主張

僧問滄海任憑日月轉青山不逐四時凋如  
何是和尚無量壽師云闍黎問底是問九九  
八十一古人多指出如何是不落數量底壽  
師云大慈悲菩薩問大衆運爲盡承恩力如  
何是普賢行門師云上座也解恁麼問問終

日穿衣喫飯動轉施爲如何是文殊境界師  
云滿眼滿耳問世間什麼物與恁麼人同年  
師云問取露柱

僧問霧罩長空無遠近雪埋深徑絕高低如  
何得雪消霧散去師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問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如何得不  
違時失候去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水  
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如何得君  
臣道合去師云九九八十一問荆棘林中穿  
日影烟波水上縹雲霞如何是入屢垂手事  
師云你問我答

居士問百丈野狐爲什麼不落便墮不昧便  
脫師云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進云恁麼則脫者未曾脫墮者未曾墮師云  
又被風吹別調中進云只如黃檗一掌意作

麼生師云啞子問聾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問如何是學人行腳處師云著破草鞋赤腳走問如何是學人一切時不起妄念處師云起也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莫將問來問問如何是學人不假悟處師云懸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問如何是和尚親傳底事師云有問有答

僧問離一切語言棒喝揚眉瞬目之外乞師直指師云汝自己道盡了僧問措禮拜起立師云汝作麼生會進云不會師云不會更妙進云還有意旨也無師云又是頭角生僧問如何是前念不生即心師云鯨吞海水

其三

辛

盡進云如何是後念不滅即佛師云露出珊瑚枝

僧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如何是大事師拈起竹篋云老僧者個是竹篋子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什麼師云汝自出供狀了也

居士問文殊罔明女子是一是三師云兩彩一賽進云罔明又是那個師云女子又是那個乃云此定就瞿曇也出不得即今大地衆生亦不曾出此定也所以云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度生竟已涅槃竟進云畢竟此中不了師云又是重添八字眉

僧問破戒比丘爲什麼不入地獄師云無孔鐵鎚進云清淨行者爲什麼不生天堂師云石師子

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一句師豎起拂子良久云汝作麼生會進云見和尚作用師云甚處見得進云見和尚舉拂師云我未舉拂時汝作麼生會僧無語

僧問千里聞風即不問海幢消息近如何師豎起拂子進云離了者個又作麼生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云汝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好喝再喝看進云喝過久矣師云者是套子復問誌公嗽鴿未曾動著一條毛請問鴿子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今日新羅國說什麼事僧擬議師便打

僧求開示師豎拂子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不會底汝還曉得麼僧展兩手師云者是學來底僧復問如何是觀面無私一句師云遲了也

張月鹿黃堂庭二居士參張云某甲自廬山承教後漸覺不大為塵俗所累每誦心經至心無罣礙深信不疑然不能當下撇脫畢竟自家放不下師云還是看今時不破若看得今時破爭有放不下底聲圓覺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知種種皆從緣生緣聚而生緣散而滅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即今山僧與居士在此談論也是偶合之緣也俱不可得張云明知一切皆從緣生還有不從緣生者麼師云且喜居士有此一問黃云不從緣生豈不是心師云心即緣生其從朝至暮念起念滅豈不從緣張云除此緣生更於何處覓真實底師云無有一刻不承他恩力即此生滅俱從他起卻覓他起處不得居士須實實用一番力體究始得張云每三

到此處便難用力師云本自露堂堂當下不自取轉求轉遠楞嚴云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張云于今怎麼知得常住真心師云居士平時所謂仁義忠信一切道理是常住麼張云斯人存斯理存何嘗一刻不存師云怎麼畢竟理因人顯人且不存理於何附黃云誠知佛教一切歸空師云且道空歸何所傳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空不空是常住不是常住張云某甲雖不知常住真心但自驗頗有得力處祇是無求二字世人事事罣礙皆因有求若能無求有何罣礙師云若要徹底無求也須徹底看得破譬如燈光焰焰相續愚者將謂燈光常住不知後焰已非前焰又如流水刻刻不停愚者見水謂水

基

三

常住又如一城人物往來一年如是百年如是寧知死者死生者生人物依然卻非其故又如一人今日之身已非昨日佛云纔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者裏爭容得汝攀援執戀爭容得汝思量分別如今卻把取不得底死捨不得又爭得張辭求一言可終身行者師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張云願求進步師云當淨其意隨舉華嚴偈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張云淨意豈不是不生不滅境界黃云還有工夫在麼師云不省得時向者裏體究便是工夫黃云某甲於今凡遇事來物來隨時應付過去便不留蹤跡何如師云者境界也大難黃復舉似首座座云要到者田地先須識心始得

著語

翠巖真見慈明慈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著  
云採竿影草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著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明曰頭白齒  
黃猶作恁麼見解著云賊真涕泗交流不敢  
擡頭著云被人換卻眼睛了也進曰畢竟如  
何著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明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著云畢竟出他鬼窟裏不得  
真言下大徹著云又被人換卻眼睛了也  
永嘉覺參六祖遠三匝振錫而立著云千里  
特來呈舊面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  
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著云人以  
語探水以杖探進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著  
云把髻投衙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平  
著云來也來也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著云

其三

手四

果然果然祖曰如是如是著云未可信在須  
臾告辭著云掉得便行有何不可祖曰返太  
速乎著云再三撈攬看曰本自非動豈有速  
耶著云依舊孟春猶寒祖曰誰知非動著云  
深入虎穴曰仁者自生分別著云真師子兒  
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著云懸崖一推曰無  
生豈有意耶著云好個翻筋斗祖曰無意誰  
當分別著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曰分別亦非  
意著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祖歎曰善哉善  
哉少留一宿著云平交平交  
洞山价祖偈切忌從他覓著云纔生便敲自  
然無事迢迢與我疎著云錯我今獨自往著  
云巍巍堂堂處處得逢渠著云姪坊酒肆逢  
彌勒渠今正是我著云老老大大作恁麼語  
話我今不是渠著云救得一半應須恁麼會

著云面皮厚多少方得契如如著云一坑埋  
卻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三

其三

三

音釋

青 所景切生上聲 蠶 里弟切音禮 縗 側救切音  
目病生翳也 破布也 縑 彭蠡澤名 也 縑文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四 其四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頌古

三玄三要示張荊公孝廉

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

甚

盡是唱導之師臨濟云大凡舉唱宗乘

一句須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汾陽深得

其旨方纔頌出其實不分然又非籠侗

古塔主分體中向中玄中已失古人意

今時杜撰則又烏焉成馬矣

第一玄狸奴白牯解相傳碧眼老胡偷吐舌

忍氣吞聲不敢言

第二玄左右盡逢源冤家難解結急著眼睛

看

第三玄森羅宇宙寬頭頭是活計豈費草鞋

錢

第一要天光不報曉釋迦彌勒不知名肯向人間留朕兆

第二要樵歌牧唱真奇妙爭奈途中眼未開費了許多鹽醬料

第三要大地蒼生同此調折旋俯仰跳不出業識茫茫真可笑

三玄總頌

用中得體號為玄明明一句絕廉纖變換自然生活計鐵壁銀山橫面前

三要總頌

體中顯用名為要祇貴學人正眼開一句明明全具足當機巧妙任師裁

曹山三墜

任運騰騰聲色中情志向背境心融依然仍

舊無勞力真個真空不住空 隨墮

水牯牛兒事最精惟知念草絕餘情時人若

解通消息渴飲饑餐總現成 類墮

佛祖位中留不得隨緣且作住山翁山中自

有山中趣御饌珍羞永不逢 尊貴墮

風旛

其四

二

不是風兮不是旛關山把截路行難時人祇

管貪程去那曉全身在此間

風旛不動仁心動自古來今真便宜若論拈

花重注脚祖師猶占最初機

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到此絕知音人言富

有千金好何似中人坐竹林

不是風旛正是心橫趨直撞莫沈吟若人識

得東君面萬紫千紅春正深

丹霞燒木佛

三冬寒氣冷難挨木佛將來劈作柴身煖寒

消無別謂禪人休更亂疑猜

茅鎌子

茅鎌子三十錢人人都曉得問著便茫然

南泉斬猫

猫兒按下有分拏叵耐禪流不作家王令已

行難躲避將軍塞外漫矜誇

兩堂雲水鼓風濤竒特南泉下一刀救得不

得都莫論不英豪處逞英豪

活猫兒敲成猫兒請問禪流知不知一個堂

其五

三

堂無事漢橫趨直撞總由伊

手把狸奴下一刀禪人何必口叨叨知音惟

有趙州老草鞋頭頂賣風騷

趙州勘婆子

臺山大路如弦直來往師僧真飽參婆子趙

州頭角露卻令人見轉羞慚

年老成精老趙州助婆作惡起戈矛臺山大

路依然在祇要行人肯點頭

臨濟三玄

洪鑪翻雪浪海底起塵烟人天既不會佛祖

亦忘言

寒山逢拾得拈掌笑喧喧傍人都不曉卻道

是風顛

陽春布德澤清明三月天嫗母連宵織耕夫

忙種田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獨稱尊爲愍群生出此言賴得雲

門知變態不然空費老婆禪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雲門善解機宜禍纔生

處便消除奇奇好事不如無

世尊悟道

寥寥獨坐霜天後一睹明星便發機若也早

知燈是火原來飯熟已多時

世尊問猪子

歷歷分明在目前何須動舌起言端雖云佛

具一切智也要儂家莫被瞞

大通智勝佛

惟此一心凡聖母十成圓備莫他求若云成

佛不成佛盡落今時門底收

城東老母

本是天然一尊佛緣何特地而乖張虛空有

盡渠無盡五指那能解覆藏

趙州無

人人一雙無事手隨分拈花和折柳若人問

手在何處但示花柳不言手

問性惟將無字疇勿隨言覓急回頭忽然踏  
著來時路始知人解倒騎牛

趙州道無言中有響急著眼看祇者伎倆

### 狗子佛性

道有道無老趙州禪和奚不看來由可憐泣

路亡羊者盡從無有裏淹留

### 日裏看山

三三該九四四十六有米煮飯沒米煮粥

### 大慧竹篋

吞餌已鉤腸清波亂跳揚絲綸牢在手更不

### 動刀鎗

竹篋背觸爲君舉狹路相逢無處避堂堂一

個丈夫兒有志氣時添志氣

竹篋直截爲君說真個甕中不走鼈不用如

何與若何曠劫無明從此歇

其四

五

老僧舉起竹篋禪和開口即非背觸俱非勿  
動急急撒手來歸

### 婆子燒菴

主賓相扣有來機腦後金鎚太煞奇朕兆不  
留空坦坦寒巖枯木綠依依

婆子燒菴事太奇諸方傳說盡參差明修棧  
道人皆曉暗渡陳倉幾個知

殺活縱橫縱奪機暗藏春色使人疑瞎驢滅  
卻些兒在千古還他老古錐

正恁麼時意若何寒巖枯木寄婆婆趁去燒

菴情太毒卻令人見轉淆訛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

### 畢

未離兜率降王宮一期佛事已周融非但瞿  
曇自如此諸人鼻孔一般同

大隨壤

壞壤石頭土塊隨隨鳥語花飛澄潭不見蒼  
龍影但看興雲布霖時

九峰不肯首座

香烟纔起便歸去個是叢林老作家若論先  
師未後意九峯亦未覩其涯

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

無見無聞主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  
首無明月巨耐夜行人更多

玄沙三種病人

盲聾啞啞最親切聞見覺知無二別韶陽老  
子太乖張盡把家珍都潑撒

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相見

大地拈來如粟米相見相呈亦偶然若論歸  
家田地穩鵝湖保福解推遷

著

六

陸巨大夫家中片石

行船盡在把梢人信手拈來著著親雲山水  
月都遊盡滿腔心事與誰論

魯祖面壁

壁立萬仞接上機何勞簸者口唇皮當時若  
是高亭老實勝南泉王老師

法眼捲簾

一得一失摩訶般若波羅蜜剔起眉毛惺惺  
惺一得一失是何物

德山到龍潭

不見潭兮不見龍吹燈方覺在其中雖然不  
疑天下老猶與從前未悟同

俱胝一指

萬派千流都是水七金五嶽總須彌逢人遇  
物豎一指塵世終然有子期

疎山壽塔

一文二文與三文一寸龜毛重九觔和尚此  
生不得增饒伊狼籍在荒岑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那個是超群一搥塗

其四

毒聞皆喪不是愁腸也斷魂

七

巍巍獨坐大雄峯生涯盡絕行踪幸得祖

翁田地好兒孫從此振宗風

投子油瓶

油油莫是投子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

鍼度與人

晏國師因雪峯攔胸把住有省

將謂何奇特元來祇恁麼昔年何處去今亦  
不較多

婆子拋兒

南柯夢醒豁精神個中何必較疎親呈撓舞  
棹休誇弄君向瀟湘我向秦

十智同真

一同一質姪坊酒肆逢彌勒城東老母避不  
得摩訶般若波羅蜜

二同大事信手拈來都是從今莫歎家貧有

志氣時添志氣

三總同參耕夫織婦和南一天真明妙何

必南詢五十三

四同真智從來不許人知碧眼老胡不識白

牯狸奴皺眉

五同偏普東家打鼓西家舞巴歌社酒笑嬉

嬉樂在其中人不知

六同具足包天裏地無餘物欲進進無門欲

退退不得

七同得失左邊牆右邊壁成也蕭何敗也何  
忍氣吞聲莫叫屈

八同生殺隨手拈來是藥有時珠玉八珍有  
時糞堆搗搗

九同音吼溪聲山色全周觀音將錢買胡餅

元來卻是個饅頭

十同得入化城且暫歇息菴內不知庵外事

玉殿苔生赤骨力

總頌

十智同真分明舉似○更莫擬議

五位君臣

正中偏混沌不分空劫前堂堂宇宙無人識

恍惚依稀未易言

偏中正更無一物可當情途中解唱還鄉曲

肯將幽趣博虛名

正中來看渠也俊哉二途俱不涉何用有安  
排

兼中至者裏渾然忘彼此忘彼此放去收來  
帖帖地

兼中到古今至此無人會於中那個出頭人  
都來弄巧反成拙

偈

答錢沃心督學

問肚饑必想飯身冷必思衣起滅尚未停

云何謂息機

肚饑思飯冷思衣起滅紛紛是阿誰從此萬

緣都歇罷饒伊門外亂鍼錐

問靜定名曰禪風動名曰波靜定若澄潭

風波從何起

清淨本心原靜定纔生一念便淆訛諦觀此

念原無有自此澄潭絕浪波

問期場七十完百日餘三十絕後而再蘇

阿誰有血出

須知日日道場中絕後再蘇始見功老父從來不借借兒孫門外逞威風

問生滅時時有圓明隨地得請問衆禪人

那個不遭屈

生滅元無有圓明無可得個個丈夫兒有志氣時添志氣

問開口成思慮無言猶歛口有無皆不成

何處是去住

開口非思慮無言非歛口縱橫總是我去住更由誰

問頓悟稱見得本性有形否謂空不是空云有未曾有

謂空不是空云有亦非有仰鑽瞻觀徒費力

你若無心我也休

問舊年何處去新年何處來若言沒來處百草有憑據

去年無處去新年無處來奇哉端的意萬卉向春開

問德山有一棒臨濟有一喝世間些小事相見若爲合

德山棒臨濟喝覲面當機疾雖然若遇惡辣禪和須要藏身退步始得

別真妄偈

真法性本淨耐耐人不知不知與淨性非一亦非二真妄元無性總是法緣起悟時順真如無終似有始迷時違真性有終而無始迷悟性皆空無終亦無始不是真生妄迷真妄

遂起既達妄無體云何不可止因緣性空故  
何生復何歎

法華窮子偈

多時馳騁在他鄉險峻關山路渺茫五十餘  
年人事別歸來元是舊行藏

其四

+

拄杖偈

把住放行渠藉我登高下險我由渠渠無有  
我何能活我得渠用任伸舒渠我元來無兩  
個我渠何得有親疎自今以後無分別相將  
攜手作良圖

長慶挂鐘板偈

有句無句古今傳樹倒藤枯幾百年此日宗  
風重整頓相隨來也大家看

戒衣偈

黃梅夜半偷傳去累得兒孫天下忙赶到橫

其五

士

頭無避處當陽拋出大家看

化鐘偈

明暗文殊見觀音動靜機鏗鏗聲聒耳且道  
是阿誰

答馬僧摩居士

一句當陽難下口未言早已落前溪山僧不  
解閒切怛居士何須說悟迷

示熊心開總理

聖凡無別一知通你我心源性相同且喜風  
生緣偶合腰纏騎鶴契吾宗

偶作

帶水拖泥入嶺南不知何處是家山千年常  
住一朝客野老恒冥如是觀

贈法宇

吾道無人識憑君一線通君心我心合是以

到其中

贈麗中

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  
三到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

示二嚴

生滅門頭一念回空王傳令子歸來  
大家團聚談今古莫媿從前眼未開

示圓實

子歸就父通消息父信子言而發心  
所有功德全是子須知老父不出門

示法緯法樹兩侍者還匡山

修行活計子無他惟有無心更莫加心  
若不生無一事心生念動事如麻

又

塵勞煩惱雖無性巨耐似生相續多  
尅念殷

著

士

勤休懶惰大通雙眼又如何

示能素韓夫人

不思善兮不思惡祇者不思是什麼  
莫道多年不相識依然還是老婆婆

示禪者

四方八面都無路祇貴聞黎著眼看  
釣竿已在漁人手不必食程過遠山

聞樵雲訃音

年來莫作世情觀最喜山居半掩門  
聞訃卻令心愈寂爾因心地久盤桓

示道者

從來佛法無多子纔恁麼即不恁麼  
踏著上頭關板子百千三昧一時局

示僧

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難向五更啼於  
中若

具金剛眼阿嫂元是大哥妻

麗中是首座住持訶林遺可都寺持送

拂子一枝偈以表信

祖祖相傳祇一心青原南嶽不須分三玄照

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為此陳棒下無生凡聖

絕臨機不見有師僧訶林重豎風樞論卻幸

吾宗代有人

定宗上座遠來乞偈

截鐵敲釘容易事藕絲難斷事尤長人無遠

預張良計恐落儂家鹽醬缸

又

楚水秦山遠度難聞黎莫作等閒看丁寧急

下擒王手不動風樞仔細參

淵禪還華首

將謂宗門有祕傳那知空隱總無言如今策

杖羅浮去火種刀耕華首邊

示祖心還華首

飛雲頂上看明月正是歸宗斫額時南北東

西同此意心心只許祖心知

又

橫挑拄杖不顧人直入羅浮深又深黃葉菜

根記收拾恐隨流水動知音

示勤拽往華首

參罷諸方五味禪生涯只在鑊頭邊若人來

扣其中意劈口搥他一兩拳

示西水禪人

未言先領猶遲刻句下翻身未是能大丈夫

兒當自決勿留禪字賺平生

示張玉叔州守

大丈夫當猛烈浮華光景水中月陽焰翻波

豈足言空花落影那堪說惟有真如無上珠  
亘古亘今鎮常徹不從緣豈可滅六根門首  
真明潔達磨西土不將來可祖無得便休歇  
知君多佛植靈根丁寧莫負好時節

示行者

罪福從緣起緣生性本空若知無性理當下  
出樊籠

示戒摩行者

如魚在水鳥飛空往返周旋在此中擬議知  
君不可見無心處處入圓通

示印平禪人

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人但有路可上更高  
人也行

題靈泌頌古遺筆

靈泌一去無消息空餘靈泌之遺筆筆跡予

知非昔人留之以慰予之心你我一空予久  
知非但久知兼深思我得此個空三昧所以  
生灰之情離靈泌靈泌三十七年如昨夢再  
過百年亦如之噫世間如幻住你我本來無

禮金輪塔

凌空一突兀不與衆爲鄰四面攀躋絕萬峯  
回互新頭頭真舍利處處本師身今日親瞻  
覲遙思負鐵人

答周少司農元亮祝壽四首

自慚福慧薄度世亦應難荷葉堪爲服黃精  
可當餐緣何無事衲得遇現身官一種沒絃  
曲知音能解彈

又

是法住法位都緣物不遷根塵無過咎聲色  
好安禪暗角知牛在看烟識火然明明親見

得那更有中邊

又

一入空門裏尋思不計年  
愛枯乾慧地花落  
淨居天取舍情忘盡  
長伸兩腳眠茅菴獨坐  
處戶外草芊芊

又

作佛元容易纔疑便不成  
謾誇臨濟喝會認  
偃溪聲道直猶爲曲  
言空亦強名偶來塵世  
上知是幾多庚

答棲壑大師

金輪相別後屈指廿餘年  
世事如無有真機  
只目前我猶鴻鴈影  
君享水雲緣異日重期  
處天湖叢上顛

贊

觀世音菩薩贊

眼能見耳能聞天真明妙不須尋  
眼見色時色非色耳聞聲處聲非聲  
者個天然真佛性  
威音那畔到於今  
大丈夫兒高著眼  
本來舊佛要新成  
觀音與我元同體  
祇因染淨便區分  
若能一念回光照  
全體聖心無二人  
眼見色時被色轉  
耳聞聲處被聲淪  
曠劫至今迷不返  
遂爾結成生處根  
若能念彼觀音力  
此迷無本性元空性  
原空枷鎖自然得  
解脫鑊湯爐炭頓銷鎔

又

普

夫

予聞大士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故能令衆生  
見聞獲益拔苦與樂如空谷響應物成音在  
眼而見在耳而聞頭頭出現處處分身大士  
與我無第二人覓則不見疑即天淵不疑不  
覓觀音現前欲見大士應如是觀經云觀身

實相觀佛亦然

博山和尚像贊

泥牛入水覓無蹤雪重霜嚴路不通欲識吾  
師真面目桃花依舊笑春風

目讚 函呈請

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全憑者一著  
呈子效殷勤須知更上一凌層○咦目前無  
閻黎此間無老僧

又 函可請

者漢太脫空自己尚無立錫之地別人何處  
可通風生平祇自信不與時人同即心是佛  
信入骨髓本擬深藏山谷不許人知○噯何  
期可子效熊耳

又 函濟請

者個漢看來似老實心事人難識畢竟無他

去

七

長祇是中了達磨大師之遺毒自家誤賺猶  
可叵耐出言還不收拾每向人前口口聲聲  
道即心是佛惹得人起謗渠心猶未息

又 函可請

纔與麼便不與麼且道者個是我不是我若  
道是我我不與麼若道不是我我非不與麼  
不與麼非不與麼畢竟如何唐言乞士梵語  
苾芻

又 函具請 器具侍側

即心是佛即心是法即心是僧者老漢平生  
只此伎倆自家玩賞不已近來亦有知音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又三人○噯大家齊  
著力報佛恩報祖恩不可獨善其身須作個  
般若功臣

又 函苾請

者師僧面黃眼大纔出孃胎便捏怪祇求見  
性成佛人間事事都不愛碌碌勞勞四十年  
如今不直半文錢常思自己甘心處將謂無  
人識不料蔭閣黎立盡門前三尺雪

又 華首詩

者老子一生愚魯凡百無能你底些兒伎倆  
不過識得一個心年深歲久愈老愈精却來  
引誘世間人絕無文采又不尖新諸方笑你  
祇是一卷壇經時人恁麼說知汝亦甘心嘆  
孰是孰非黍麥難分雖然人不識汝亦有知

音

又 海幢請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外離離相內微離空佛  
祖位中留不得由來祇者住山翁

困教授贊

者厮兒看渠真灑落破衲芒鞋蕭然獨脫十  
字街頭東曝西曝自己一身沒得求祇為衆  
人討安樂噫忽然撞著其中人許多撈摠亦  
不惡

銘拄杖付剩人長老

元是汝底今還與汝惟論見性不拘文字噫  
當陽展用任君裁洞上一宗方在子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四

其四

大

音釋

搗 張瓜切音帖 他協切音貼 鏗 胡光切音  
鏗擊鼓也 妥帖定也 鏗 黃鐘鼓聲  
鏗 鏗樂也 困 古淵字物萌 曝 披教切音砲  
之聲也 於 困深廣貌 曝 曝然聲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五 其五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書問

答張荊公孝廉 附來書

大鑒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永

其五

明老人可謂極護正法不令狂禪窺

其涯涘乃擔板漢終日過捺妄想以

求一念不生徃徃附會其說就中差

別伏乞開示

達磨大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豈非雙眼

圓明耶湧泉云今時人須要盡卻今時始得

成立又云須要識乾識若不乾敢道輪迴去

在敢道啼哭有日在豈非重於行履耶瀉山

云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豈非重於見地

耶得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則

非離見地外另有行履離行履外另有見地  
矣大通雙眼圓明永明此語極救一時之弊  
豈與盲修瞎煉過捺妄想者同日語哉

答曾宅師孝廉 附來書

達磨一宗以直指為標題以悟門為

究竟宜了當人現成機用一切分量

漸次俱為剩義乃古人云百丈得大

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

以此各有分量疎山云咸通年前悟

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悟得法身向

上事尤屬漸次既有分量漸次則一

悟似非究竟何謂直指所以已眼未

開人因此致疑稍有省悟者又狂心

未息豈不見高亭隔江招手橫趨而

去船子覆舟示非別有耶大慧答李

漢老書云公於一笑中釋然還更有奇特道理麼若更有則卻似不曾釋然也乃又云公欲明大法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此皆師家親身經歷方能於直指具

其五

二

大方便令學者隨器隨時獲大饒益可見法源深遠不可類齊只今宗風掃地賴我和尚開大鑪鞴無不成就懇求拈出差別垂示將來

達磨一宗原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以頓悟爲則若悟則一切現成絕諸分量即悟之一字亦不立豈有頓漸彼此哉雖然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隔江招手橫趨而去頓悟者也咸通年前咸通年後漸悟者也此人有利鈍非法有淺深也李漢老一笑釋然實無

奇特矣而又疑大法不明故大慧云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此語有權有實有收有放百丈再參德山不會末後句古人絡索皆從者裏出張無盡見兜率悅悅云德山還有末後句也無無盡云有悅大笑而起無盡終夜深疑始大徹去如婆子燒菴云二十年祇供養個俗漢保壽云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如此機緣逗漏不少正是宗門最後爪牙若遇大根學人一見便了實無分量漸次惟中下之根未易窺測故善知識具大方便

其五

三

自彰耳

### 答金叔起文學

欲究無上大道知之一字最爲親切然知之一字成卻多少人敗卻多少人不可菽麥不

分也凡有所知皆是緣慮心苟有個道理存  
在胸中亦是緣慮心假如一切放下但守個  
知字亦是緣慮心連者個知字都放下單單  
守個無知亦是緣慮心緣慮心者生死根本  
也靈知者無上大道也祖云不見一法存無  
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猶如  
太虛生閃電亦云幻知知無真知無知到者  
裏不許有知不許無知又異於木石且道是  
個什麼若向者裏信得及許你有個見處山  
僧恁麼舉似須是急著眼始得

### 答金以質文學

去年三接手翰祇是痛傷令愛之意不息耳  
雖人情難遣豈不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耶  
世之極壽者百年極夭者十歲過一百年極  
壽極夭者都不可得所謂彭殤徒自異生死

終無別也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  
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  
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  
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谷響如空中鳥跡  
如水上泡如石女兒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  
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菩薩作是觀  
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  
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如上  
所舉最爲親切請居士常作是觀萬念無有  
不銷鎔者况居士學道多年今處順逆境中  
毫無主宰與不學道者何異惟痛自警覺爲  
慰

### 答陳秋濤宗伯

卽心是佛率性謂道爲仁由已聖人雖往而  
面目猶存此爲直捷誠如閣下所言然信心

二字祇要直下承當閣下恐學人煞執師心滿假非無所見第與率性由己之語似相違耳山僧雖學佛而不識儒亦曾聞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請畧辨之所示未信則常虛而靈既信則易實而礙不知閣下如何看者信字吾宗門實重此信華嚴云有能說法之人有所聽法之衆尚未入信門信之一字豈易言哉又云信是道原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速登解脫門信能永離生死苦又云不信一法方信自心是以吾宗門信心實有下落不事空言但須分個皂白即如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仁聖不居與明月摩尼等喻尊意以爲拂信之跡恐人生著極是玄妙之談第最初不知從何處下手然後不居信地又不知尊意先知後行耶先行後知耶若先

其五

五

行後知既未知如何行若先知後行則與貴知有而後踐履似爲相近惟不知所謂知者何物耳苟非於知上原本清楚遂謂要行即有功勳盡是有爲盡是臣種雖飽無力不離識情假饒窮到玄玄極處無無無盡頭都不許可謂其知處先錯行亦無謂也所以宗門大旨知外無行行外無知知到極處即是行行到極處即徹知恁麼看來知行合一然亦不過強貼耳豈不聞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知尚不立而况行耶到此田地喚作先知後行不得先行後知不得知行合一亦不得非情識見解可到閣下大須著眼始得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能了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

作麼生此處倘不深悟深信必然顛預儻侗  
靈潤禪師山行遇火其徒云請師避火潤云  
心外無火火到自滅一人山行被蛇傷足以  
爲枯椿所觸行三十里遇捕蛇者識爲蛇毒  
告之其人聞而立斃且道未遇捕蛇人云何  
行三十里無恙纔聞蛇毒云何立斃此皆心  
外無法祇是當人信不及耳若信得及心外  
實無毫釐法可得所以云無邊刹海自他不  
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山僧  
生平祇信此心亦以此心教人實有原本上  
接西來祖意下辨邪正關頭惟此而已其中  
委悉非言可盡閣下倘共信此心不妨覲面  
商確方纔痛快至於道聽途說魚目明珠之  
混雖聖人之世亦所不免若因此輩而遂疑  
信心之道有未盡則又因噎廢食也過承寵

誨知留心性學誠世出世間希有喜極不敢  
不竭其愚以備菑蕘之探辱賜佳刻兼惠腆  
儀統此鳴謝

又附來書

僧問大梅見馬祖得個什麼便住此

山大梅云馬祖道即心即佛僧云馬  
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云者老  
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  
我祇管即心即佛拙見此語死煞不  
像參悟而馬祖何以即首肯梅子熟

其五

六

也然則非心非佛之語果係惑亂人  
耶當時大梅何不直說者老漢非心  
非佛正是即心即佛不較有著落耶  
請質高座望一剖示

即心即佛表語也非心非佛遮語也今人多

重遮語謂無痕跡而忽表語不知即心即佛  
惟過量大人方能擔荷馬祖下出八十餘善  
知識如大梅能有幾人看渠問馬祖如何是  
佛祖云即心是佛渠便禮拜正如良馬見鞭  
影追風千里任汝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  
佛三世諸佛列代祖師移他不動者老漢惑  
亂人未有了日山僧更喜此語尋常人祇知  
門裏出身那知身裏出門者個田地馬祖大  
梅心心契合更不費一些手腳若云非心非  
佛正是即心即佛猶爲周摺了也死煞一語  
得無孤負古人二祖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  
與汝安心竟與此同一鼻孔非大根器豈能  
如此直捷至於參悟是學人途路邊事何可  
語此

答韓猶龍文學

纔與麼便不與麼轉轉地如大火聚有什  
麼近傍處永嘉云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  
涅槃路妙則妙矣猶是方便之談衲僧巴鼻  
自己尚無獨知之地他人豈能窺其蹤跡耶  
古人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  
從上大手眼尊宿行履大都如此總是見徹  
根源絕諸滲漏若猶有個保任在則能保者  
是個什麼所保者又是個什麼本是一心卻  
成兩立更有個平常有個不可思議有個昭  
昭靈靈有個見聞寂寂總是識清生死根本  
所以山僧常道凡筆所畫者都是畫不是筆  
眼所見者都是物不是眼心所知者都是境  
不是心諳得此意敢保掉臂而行矣

答黃无咎文學

所呈來見都是識情作道理會所謂依他作

解障自悟門總是求會太速不曾死心一番耳此事祇貴了得若空曉佛法有什麼用處法師家到是說得玄妙要且目前便不知下落所以我宗門下事迴別餘乘道人若信得及便將日前知得底解得底盡情拚置卻向不知不識處提個話頭念念勿忘以悟爲則須教自悟自肯方纔痛快祇要長遠耐煩耳

又

此事須覲面一見若祇管說道理有什麼了時古云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矣來札云本來面目祇是一心清虛泰然此乃識情卜度耳又云無心得空空洞洞一絲不挂等語尤爲著空至拈枯木寒巖等話總是錯解工夫還不是者般做此事絕非容易沒量大人尚不奈何道人又爭得容易耶且如生死即

刻到來一時心識昏暗痛苦無量平時所見空空洞洞底道理畢竟用得著否敢道決用不著便請將者些眼見耳聞書本上理會得底道理盡情拋卻食息依舊食息起居依舊起居讀書做事依舊讀書做事但二六時中

不要將此念放下常常提起看什麼處有疑父母未生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去不能無疑就在者裏疑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者裏還有道理還有理會處麼若無下手處就在者裏下手畫參甚夜參畢竟是個什麼道理務要看破趙州老人立地處方纔了當初心做工夫最忌不肯疑言向古人有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之警無字話頭佛祖骨髓此疑一破則參學事畢矣

與熊心開總理

聖人所以同者心也凡人所以異者情也此  
心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徧界徧空如十日並  
照覲面堂堂如臨寶鏡眉目分明雖則分明  
而欲求其體質了不可得雖不可得而大用  
現前折旋俯仰見聞覺知一一天真無暫時  
休廢直下證入名爲得道得時不是聖未得  
時不是凡只凡人當面錯過內見有心外見  
有境晝夜紛紜隨情造業詰本窮源實無根  
蒂若是達心高士一把金剛王寶劍逢著便  
與截斷卻不是遏捺念慮屏除聲色一切時  
中凡一切事都不妨他祇是事來時不感事  
去時不留古人所謂內心一毫不放起外境  
一毫不放入更非強爲內心從來不曾有一  
毫起外境從來不曾有一毫入渠識得破保

任得恰好合著本來主人翁耳洞老若解恁  
麼做工夫無有不露裸裸底時即與諸聖同  
一鼻孔同一受用矣軍中機務殷繁山僧於  
此大光明中祝佛天加被惟願少病少惱寇  
氛潛息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千萬珍重昨歲  
偶被業風吹入嶺南初夏擬還匡山圖盡契  
濶可得與否尚聽後緣臨楮懸切

示能素韓夫人

佛言見性學道難盡世修行如毛見性如角  
今之學道者雖多而發心出世者實少不過  
行善事修福田求來生果報祖師云自性若  
迷福何可救故欲超生死必須見性以生死  
從迷性而起性若不迷情與無情一切諸法  
元無所起楞嚴云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

有輪轉言常住真心者即本來面目也言妄想者即汝日用間思善思惡起滅不停是也日間便是想夜間便是夢日夜不息正是輪迴生死根本汝若覺得常住真心並無此事汝纔不覺妄想便生盡未來劫無有底止於今要得超脫生死第一要識得自己真心如伸手見掌如稠人廣衆中認得自己父母斷不問人是與不是既能識心自解作活計所謂作活者一切動用如其自念念念相應不生支節日久歲深水牯牛自然純熟矣昔顛安禪師問百丈弟子欲求識佛如何即是丈云大似騎牛覓牛安便問識得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到家又問始終如何保任丈云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便禮謝後住瀉山示衆云我三十年祇看一頭水牯

其五

十一

牛如今成個露地白牛終日露迥迥地常在面前趁亦不去又石鞏禪師在廚下作務馬祖問汝在此作什麼鞏云牧牛又問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此二則機緣忒煞詳明老夫人及衆道人可細味之無

忽

又

近日不知用心若何本來面目確然見得也未思善思惡緣慮底心亦曾休歇也未若未見得本來面目的確千萬不要雜用心一切家緣且當撥置務要心地虛閒方可專心一致然不得急急則勞困反成退息緩則懈怠且散亂矣惟貴緩急得中善調其心即獲一切功德止是堅凝正念以悟爲期斷不負人也

答韓漢逸文學

離心之外更無別佛居士當發信心信自心  
佛若人信自心佛即爲諸佛之所護念其福  
無量然何爲信耶何爲不信耶信者應當觀  
察我即是佛佛體既真即今衆生之情從何  
而起諦審諦觀念不捨忽然省得起處漢  
逸亦要來著忙此事矣

答韓耳叔文學

接來札深悉近日精進甚愜鄙懷般若之在  
人喻若金剛斷斷不能埋沒也慚媿悔過自  
是塵勞良藥據山僧意不若從今自作主宰  
行將去古德云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  
如人識得路了卻在路邊只管歎惜追悔坐  
著不行豈有到日惟居士勉力行之途路高  
低曲直長短行之自悉便是過來人祇能替

其五

十三

人說得不能替人走得也

答韓季閒文學

從凡至聖不出因果二字但有時報不定之  
分亦有時報一定之分如今生作惡來生必  
報而報必遇時時若未到未即報也能懺悔  
改過其罪可滅若時報已定即聖人亦無由  
免矣所以修行最要謹防三業三業通乎五  
戒堅持五戒三業自淨五戒不持人天路絕  
此佛誠言豈欺人哉來札云未行善事惟知  
惡不可爲此語固是然不爲惡即善不爲善  
即惡善惡並行卻不並立知不爲善之即惡  
豈可不爲惡而已耶居士有根器人應當  
努力依此修行人天果報決定可期若論向  
上須知惡時無善念善時無惡心善惡如浮  
雲俱無起滅處能於此徹見即可以立地轉

凡成聖不復以有漏之因相位寘矣慎之

### 別袁道生居士

道心貴切不可因循人生百歲轉眼成空苦  
不覺耳若待了卻目前方圖出世終無了日  
每見聰明伶俐者多中此病虛過一生老死

其五

其

徒歎可悲也居士澹泊寧靜大有近道之骨  
會當不落人後其奈山野老婆心切何此去  
匡山有年餘之別聊書數言以當砥礪惟念  
之

### 與黃孟顛文學

足下宿植善根故在富貴安樂中不爲富貴  
安樂所埋沒蓋智慧人也智慧者雖享諸天  
之樂且知其不久况人間頃刻乎經云三界  
無安猶如火宅則天上人間總非歸宿之地  
足下試思即今六道茫茫無所底止死生醉

夢窮劫莫醒其過咎何自而起者裏若知痛  
養方有下手做工夫處方有說話分既者裏  
不明心裏不肯放便是工夫有疑只管疑將  
去食息起居不要放捨愈絕消息愈加逼拶  
拶得心路俱斷祇有此一疑頓在面前奈何  
不得到怎麼時切勿生異念起速效待悟等  
心反爲障礙古人訶爲偷心也參禪要死偷  
心偷心死後方能瞥地方纔慶快平生先聖  
云窮玄極妙以悟爲則斯言盡之矣然初心  
做工夫誠難前無進路退失故居實是踏腳  
不住若非大根器人未有不退墮者况去聖  
時遙魔強法弱稍知趨向此門又以作福行  
善爲極則斷不信有立地見性得道之理聞  
舉即心即佛能不掉頭者實難其人居士智  
慧過人幸自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莫只當

一句話恁麼念過也

示能善韓道人

學道惟貴痛切一刻不可放過蓋從無始劫以來迷而不覺今一旦知愧已是三四十歲若更因循更有百年亦頃刻而已古來學道

十五

十四

之士如癡似兀其道愈深其養愈淳故能以道力勝業力然業力豈有體性祇藉道力翻騰一轉實轉換由人耳道人既堅忍向道惟當努力行之須知一切諸法皆從心起過去之境已去未來之境未至現在之境無住都不可得何以見其都不可得即目前言之有時滿目青黃汝若不著意見猶不見汝若著意則一切歷然法之有無由我心現無前境可得也古德云一切諸法皆從心生心若不生法無能住此與最上人語非餘外人可聞

也

示翁自通

昔曹山辭洞山洞云子向甚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古人悟處的確自然絕諸滲漏自通幸無忽略也學道人須貴知時一切時中斷然不可放過如人常在家不愁家事不辦人人有此事亘古亘今有佛無佛法爾如然迷亦不失悟亦不得但以染淨區分致使聖凡迥別諸聖淨用蕭然獨脫凡夫染用長劫輪迴是以全憑日用智照洞然洗刷無量劫來習氣種子所謂道力勝業力大有轉變也且真心本淨非從新得妄想體空染而不染便恁麼休去即有落在撥無因果者所以染而不染不妨翻染成淨淨非新得不妨還

十五

十五

淨去染聖人得此方便是以解脫凡人失此方便是以沉淪轉變在人聖凡無實法也

### 示二童女

維摩居士室中有一天女年方十二辯才智慧巧妙絕倫舍利弗尊者問云汝云何不轉女身女答言吾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又灌溪和尚參末山尼問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相溪喝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溪便禮拜山僧即今問汝等非男女相是個什麼又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看他何等穩當天女云吾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乃三世諸佛法印慎勿錯過從大手眼人行履多出於此汝但於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一句看得透徹則不見有

世間出世間相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器界上不見有聖下不見有凡即今不見有生 死末後不見有涅槃威音王以前也恁麼即今也恁麼盡未來劫也恁麼無一法可得亦無無可得者到此田地心空及第歸矣書此以勉併示二頌非男非女顯家風神鬼如何像得同昨夜東村人唱曲今朝僧打五更鐘十二年來不可得經行坐臥是阿誰欲藏愈露難遮掩留與叢林作指歸

### 答韓猶龍文學

宗門事惟上根人直下承當中下之機絕分不開戶牖不設蹊徑觀面全提親證親得更無如何若何極而言之即心是佛一句道盡矣然即此一句亦屬引誘因人有說若當機領會時絕諸氣息絕諸思議嘿契而已苟不

如是便是妄認識神強作主宰因渠平日不曾發得出生死心又善根微弱或看教乘理路以爲已解遂乃忽略不信有悟還說悟是落第二頭如此等正所謂識心卜度也後代秉持正法須要分個皂白是以高峰拈提大

有所以山僧當時實從此段因緣打翻消息

其五

其六

此後絕清訛處悉皆勘破方纔知得解路與悟門依稀相似而實如雲泥之隔即高峰亦不過就解悟分途直捷指出作個馬祖功臣看其拈提自然明白如尋常人祇管道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此豈不是解耶如何是佛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側生也須是個人始得

與金正希內翰

學道祇要得其門若得其門急亦到緩亦到若失其門緩急皆不到確實而論祇要親到

其五

其七

不疑之地不須問人生也恁麼死也恁麼盡未來劫也恁麼者裏少有一毫疑處便是銀山鐵壁即受人處分矣若更別作計較看語錄研教乘及覓阿師口裏轉使心頭亂似麻在不見圓悟大師云汝怎生聽得諸方老師口裏一個說一樣正謂此也倘又勉強拍盲硬作主去終有困時山僧向曾與居士道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居士亦云此語實是然則夙具智慧者豈待山僧贅語耶持戒禮懺入道助因了悟自心方爲極則聞居士熟讀楞嚴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無出此經者惟人自肯乃方親耳

與梁未央文學

吞舟之魚必遭漁父之手而漁父未敢即下手者海濶水深魚勢力強也待其洶湧之勢

稍息力困神疲漁父隨手得之近有大心凡夫善根深種堪紹佛種而善知識未敢即著忙者境風洶湧五欲海深煩惱力強亦姑待之吾未央是也境風終有歇時五欲終有淡時力強終有困時止爭遲早耳佛說出息難保入息每見有我欲待時而時不待我者未央能無一動心耶華首是我輩歸宿之地千萬留意真乘近有入處知所樂聞今春晤洞老於江州舟中語祖禪口述不盡

### 與等賢文學

修福不修道祖師叱作迷人惡心行布施經中指爲魔業以此觀之第一福田無如心地法門矣若不識心貪瞋癡種子決難銷隕縱有天福升而復沈如繫足鳥高飛無益所以學道人修福不如見性若能見性福更無窮

山僧此說惟貴五宗直路而行永無捐棄當見諒也

### 與翁聲文居士

天真佛性常自圓明父母未生前也恁麼即今也恁麼盡未來際也恁麼本來無一物既無一物喚什麼作本來於此有個窺處最省心力一切時中不犯手脚異念纔生猛自割斷方便喚作定慧不是實法也若論此心本來自定自慧黃檗云此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知祇認見聞覺知爲心空卻見聞覺知

其五

丈

即心路絕又云若要識心亦不離見聞覺知然本心亦不屬見聞覺知至此實要當人自省不在言說言多去道轉遠矣省得底自知時節不消問人一切妄想情念自然銷隕此學道之驗千虛不如一實也若不如此任你

將心用心日求功用盡屬無常盡歸生滅相  
師云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若  
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  
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願熟思之無忽山  
僧客歲別後多歷危險崩公不起心更冷然  
甚  
喜麗中到山已作廣額屠兒大丈夫故當如  
是聲文自處應亦不薄祖心諸子先回聊通  
此信珍重

與藍朱公文學

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夫此一念  
非前際生非中際住非後際滅圓古今通晝  
夜絕去來無邊表無動搖求之不得避之不  
能直下知歸則全體現前當處不覺則萬境  
紛惑凡聖關頭誠不越此然此猶是說理之

談動傷唇吻若論我宗門一切坐斷如銀山  
鐵壁自然絕諸滲漏佛見法見他尚不起何  
況更起塵勞煩惱耶昔有魔王隨金剛齊菩  
薩一千年求其起處而不可得南泉猶謂是  
進修位中則知從上來事非粗心淺識能知  
涯岸要到恁麼田地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得者無字破敢保大  
事了畢前授風幡因緣恐涉義路還看狗子  
無佛性話為妙

答翁子鄰居士

迷聞經累劫悟在剎那間最初威音王未為  
早末後婁至佛未為遲祇在當人寸量生熟  
如何相應不相應耳若果見徹根源行履穩  
密處身如無身在世如無世不落見蜀窩白  
不隨妄想遷流則壺中能作主宰雖在生死

海頭出頭沒而不見有生死可得吾子自審能如是耶即緇亦可素亦可如其未然勉強何益志在仁者非山僧所知也

### 與關起臯文學

凡人發心皆有因緣因緣具足方得成就論

云譬如木中有火無人鑽研火終不得涅槃

有三因謂正因緣因了因火喻正因一切衆

生皆有佛性也鑽研喻緣因良師善友激發

也火出木盡喻了因也木即煩惱生死也一

切衆生若無善友激發雖有佛性被煩惱遮

覆不得現前豈能解脫是以欲求解脫實要

因緣祖心是足下激發之友當深信之

### 與林得山憲副

居士是宗門根器但慧多而定少日聞尊慈益當禪定攝心且不論悟與不悟但論目前

勿當面別覓修行永明云學道之人別無奇特但日用於六根門頭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心如頑石始有學道分居士夢金剛大士云只要作得主正是此意幸以心力為憑勿靠藥力至企

又

聞貴體清安甚慰益當精進矣然精進作麼

生難道撐眉努目豎起脊梁是精進麼六時

禮念燒香散花是精進麼不見道若起精進

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居

士且細看心不起三字臨濟云已起莫續未

起莫要放起勝你十年行腳華嚴云心不妄

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

住了達三世悉平等正是者個道理此事趁強健時早討個下落常以去年病苦光景放

在面前始有策進分待得年運已深把目前  
好光陰都放過了恐異時做手脚不及珍重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菽 式竹切音叔 烏結切音習 噎 喉蔽塞之名 寘 支義切音  
 衆豆之總名 躡 力制切音側 磨石之 吻 武粉切音  
 言安置也 礪 山礪石可磨牙 邊 杖口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六 其六

丹霞法孫今釋重編

書問

與子木方伯

昔有僧參雪峰峰問什麼處來僧云覆船峰

其六

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卻船僧無語遂回  
覆船舉前話覆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其僧  
回雪峰如教而答雪峰云須是覆船始得山  
僧云渠無生死豈有第二人今人從朝至暮  
見聞覺知一一天真一一明妙纔落意根便  
千差萬別居士若要易會祇在日用處勿動  
意根冷冷地窺看極是省力至囑

答黃龍卷居士

承謂今人不如古人未嘗不是然須自己徹  
悟一回腳踏實地是與不是自然無疑若心

外見有毫釐法可得便非徹悟矣所以見有  
能信之心所信之法尚未入信門真到無心  
時佛見法見尚不現前況世間塵勞煩惱耶  
若論實際理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  
知識同一鼻孔若論品位修證則千差萬別  
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豈不  
聞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  
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拏多不知耶仰山  
云如今祇要明得自家性海如實而修聖邊  
事且莫將心湊泊他時後日自具去在好不  
明明直說如公所云古人會得即心是佛時  
一時全具五眼六通且道從上諸祖幾個全  
具若以無通爲非則外道天魔通亦不少何  
得以此爲邪正之權衡自落異見瀉山云得  
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若有從

前習氣未能頓盡直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所以悟後之人自解作活計謂悟後習氣依然則所悟者何物也承問救療方便我道別人著力不得其中絡索面傾為快

答周五溪太史

有身則有病豈以無病為敵得生死乎若以無病為貴則長生久視之術足以傲雙林背痛矣涅槃云世有二種想一眾生顛倒想一世諦流布想一切眾生皆具二種想聖人祇有世諦流布想無顛倒想又云牛聖人亦喚作牛馬聖人亦喚作馬某年月日聖人亦喚作某年月日與常人同祇無顛倒想耳顛倒想是病四百四病非病也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佛與眾生同此一法故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大慧果患背瘡不住喊云痛殺人痛殺

其六

二

人大眾皆疑適一禪客至便問云還有不痛者麼大慧云有進云如何是不痛者大慧喊云痛殺人痛殺人禪客禮謝觀此則病苦呻吟禪宗作略未可輕議禪宗惟論見性直指即心是佛一心之外更無毫釐法可得若以如來知見治習氣則心外有法矣所以此門悟處深玄不與教合其有未悟只用無義味死貓頭單方絕妙祇恐不能死心全身裏許若全身裏許無有不得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靈驗不靈驗不必問人矣

其

三

答惟已禪人

六祖大師云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夫言相者外塵境也空者內意根黑山鬼窟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

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何以故但有幽  
閒可守即是境與意根作對有意有境即屬  
生滅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所以  
但有取捨向背便是執著有執著便是迷也  
如今若要直捷祇是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公  
謂凡遇有事時不論大小俱以付清淨本體  
不敢起一毫意念保個清淨本體豈不是意  
依然心境對待非真也以紛飛之心攝入清  
淨體中又成磊直工夫不是者等做若直捷  
做去內心一毫不放出外境一毫不放入思  
之

答林涵齋銓部

普菴云捏不成團擘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識引得胡僧特地來你看六

根門首無人識好不道破居士如今祇要識  
心屏息諸緣莫向外求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者樣看去就是生擒活捉一般容易之極博  
山先師教人看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去正  
是教人直下認者個本來面目現前面目還  
認不得更說一口氣不來作什麼于今學人  
祇向一口氣不來處討所以愈求愈遠未審  
居士作麼理會若一時不會但向不思善不  
思惡處冷冷看去再不怕工夫差池再不怕  
用在情識上極是直指沒有一些蓋覆但二  
六時中心不異緣常要頓在面前自然露裸  
裸地迴脫真常忽然觸著便是大事了畢五  
洩見石頭問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  
頭據坐五洩便去頭喚闍黎洩回首頭云從  
生至死祇是者個回頭轉腦作麼洩大悟你

看他說個什麼渠又悟個什麼善知識但向  
學人四威儀中輕輕點他一下伶俐漢便當  
機領畧也不潦草也不多說佛眼云人因心  
迷故來山林見善知識不知就你本人迷中  
最是親切極道得好圓悟云古人公案未必  
透得且識了心不要理他自己一個心拋開  
一邊卻向善知識口邊討長討短書本上付  
東付西有何交涉且如何是自己底心心又  
如何識僧舉長沙偈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  
來人問永明意作麼生永明云楞嚴會上甚  
是明白阿難云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  
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佛咄云此  
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此個  
便是識神諸佛諸祖指得極明我今重爲居

共六

五

士道破總是者個意根起滅不停蓋覆真性  
遂成生死根本所以識真纔得息妄非遏捺  
也四禪八定皆是用攀緣心去修所以出不  
得生死徹悟真空方免此患華嚴云一切法  
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我與居士同在大覺海中也無生死可出也  
無法可說還信得及麼維摩云善來文殊師  
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云如是居  
士若來矣更不來若去矣更不去所可見者  
更不可見山僧淺淺與公下個注腳維摩是  
無生緣起文殊是緣起無生一念無生外至  
山河大地內至六根六識俱不可得一落意  
根便生出許多枝節便見有境緣作對龐公  
云心空及第歸珍重

復觀者禪人

參話頭當知古人所以教人參話頭之意從上諸祖並無教人參話頭之說當時學人朴實時時刻刻以生死爲念故一遇善知識一言半句便自開通後世學人雜念紛飛橫生知解教渠尋求白已便有許多計較或認昭昭靈靈或認空空寂寂種種卜度愈求愈遠祖師不得已示個話頭乃是直指出本心與人令人絕盡意識當下便了若不能了則向此中疑之又疑是之謂參須知參話頭即參自心疑話頭即疑自心非有二也如汝問我如何是某甲本心我即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我已明明直指個本心與汝也只是汝不曾自悟若不能悟便要向此中疑之又疑求個出身之路若稍生意識謂竹篋了話只是斷人意識

其六

六

或欲泯絕念頭令人念不起或認取不起光景或又去究起底源頭種種計較差之千里矣參話頭如人墮井求出相似時時刻刻單有出井一念繫之於懷更無別般計較汝今正要如是時時刻刻不忘疑情單單有個求出身之路繫胸臆間更不起一毫頭生活之念亦勿望人爲汝指示如此做去不久決得徹悟惟禪勉之勉之

雜著

金剛正法眼序

達磨大師秉單傳之旨謂二祖曰吾觀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至黃梅易爲金剛勸一切人受持此經即得見性則知直指人心無過於此自曹溪以後如洞山聰黃龍南汾陽昭中峰本諸大宗師皆以此經爲契證希

有哉豈可謂文字乎吾子麗中宿植善根妙悟上乘諦觀此論一字一句皆般若之精髓也希有哉豈可謂今人異於古人乎或謂空隱老凍膿猶有鄉情在予何敢私金剛正眼現在具眼者請鑑

重刻擬寒山詩序

其六

七

佛言若要世間無刀兵除非衆生不食肉茲者三災並起人命危脆或募兵守城或遁逃山林或隱匿海島以自爲計雖貪生怖死人之常情豈知定業有不可逃者蓋殺生之極感刀兵災偷盜之極感饑饉災淫邪之極感疾疫災非天降非地湧非人與皆衆生自業吸引因果相酬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欲不受果惟不造因因亡則果喪業空則報亡耳道獨偶閱慈受禪師擬寒山詩見其詞語懇切

深錐痛劄今人通病實對治之良劑玩味不已重梓流通伏冀諸賢詳審起大慈心悲愍衆生不食其肉齋戒清淨謹救身心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一人依之一人不受業衆人依之衆人不受業斯即善身保家壽國之良圖也

募誦華嚴經引

福州萬歲寺

諸經惟華嚴最尊乃如來根本法門一乘圓頓至教也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佛惟付囑大心凡夫若能信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於禳災集福壽國保家其緒餘耳近者三災疊起人人驚懼或歸之於業以爲無可逃者然業有二有定業有不定業定業難逃不定業則可釋也又障有三一曰煩惱二曰業三曰報煩惱可以理遣心地一明情念自

息也業可以懺悔燒香散花竭誠禮佛改往  
修來則業自消也惟報難移必資大法方能  
回轉則無踰此經矣此經如清涼月能消熱  
惱如善見藥無病不除如如意珠能雨衆寶  
如天甘露能潤焦枯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立  
地成佛一句染神永爲道種聞而不信尚作  
遠因學而不成猶勝人天果報則受持讀誦  
書寫解說從可知矣退菴居士深明因果發  
大悲心行菩薩道結期於萬壽禪寺請僧轉  
讀願與一切有情同種善根共入毘盧性海  
伏冀見聞隨喜共成勝因一念尊重恭敬無  
論淺深久暫同乘佛乘直至道場決不唐捐  
幸勿蹉過

又長慶寺

一皮較一皮孫子不如兒坐禪勝誦經誦經

勝有爲古人怎麼道也是掉棒打月接竹點  
天總不親切我道有一人不誦經亦不坐禪  
還識得此人否若識得此人則粗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何必大家團聚相對喃喃也雖  
然求怎麼人如星中揀月且向第二門按下  
雲頭教伊循行讀句忽然心地開通義天朗  
耀不妨亦得搆去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  
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又云以佛智  
慧燈照見所行道是則誦經良有益矣西禪  
監院某題誦華嚴尊經統冀衆檀共成勝果  
如理如事祇在各人分上正是一舉一回新  
耳

修大悲懺法引 法海寺

法華云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六度之中檀度  
爲首賢劫千佛名經無一佛不於往昔因地

中或然燈或燒香或散花或施幢幡寶蓋無量無邊然後成佛經又云乃至以一花致敬畫像或復舉一指及小低頭以此供養皆成佛道然則人無聖凡事無大小其必以福德莊嚴報土必矣傳大士以彌勒化身日則躬耕夜則行道而況此際三災鼎沸生死須臾何不捨不堅之財修堅固之福遠播成佛之因近脫目前之業至善舉也聖光上座欲建大悲懺三年道場所費浩繁仰仗衆力若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又作麼生我道已上供通並是詣實

化齋糧引 長慶寺

金剛經云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坐而坐看來何等省事上

古修道之士巖居穴處草衣木食不爲口體所累百丈立叢林累從此起山僧曾於匡廬羅浮開者鋪席甚覺多事擬休歇去却卻擔子入閩所以三四年間不定踪跡昨歲偶到長慶禮塔見僧衆四散殿宇荒蕪心甚惻然因攜數子入寺就廊廡間煨一小鐺棲遲永日不期撫臺懷東陳居士興復祖庭際此因緣欲辭不可修造伊始日給未遑饒是鐵面禪和也須裹腹若云道不及古何不省事好山僧只得忍氣吞聲高明大士幸亮我也

卷六

十

重鑄開元寺鐘引

寶誌公示化蕭梁以神通力現幽途苦相武帝問以方便誌公曰若聞鐘聲斯苦暫息於是天下寺無不置鐘付法藏云罽賓王好殺報千頭魚身劍輪繞之隨斫便生有阿羅漢

充維那依時打鐘魚聞其聲劍輪脫落其餘  
神驗援据難盡然鐘之功德非但拔若消災  
尤爲入道要徑楞嚴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  
音聞欲取三摩提實從聞中入所以從文殊  
門入者一切山河大地助汝發機從普賢門

入者一切運爲俯仰助汝發機從觀音門入  
者一切聲響音韻助汝發機瀉山有一僧鋤  
地次聞鼓聲呵呵大笑瀉山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諸仁者尋常盡道西方水鳥樹  
林皆演法音舍此欣彼當面錯過豈非心有  
高下不依佛慧耶開元寺鐘宋天聖間信士  
林陶募五萬餘人得銅萬五千觔所鑄紹聖  
劫運音聲不振合郡比丘捐衣鉢重鑄茲丁  
亥兵燹尤慘諸宰官居士爰有今日之舉予  
喜開元興復且將緣起於此也不禁一言開

其六

十一

元寺在芝山上全閩靈秀所鐘十方長者諸  
山長老大家出手均非分外他時月朗風清  
萬籟潛消聲聲聒耳我道觀世音菩薩來也  
莫說獨道人饒舌好

### 華嚴寶鏡序

李長者華嚴論一乘圓頓見性成佛之祕典  
也諸佛根本不動智即是衆生分別性誠無  
轉摺祇要當人信得及若信至滿處即入十  
住初心明見佛性成等正覺所以云纔入信  
門便登祖位或有從來習氣不過以無作三  
昧方便應之於此真智之外非別有毫頭法  
增入亦不論修與不修亦無成正覺者蓋一  
切衆生已成佛竟已度生竟已涅槃竟何以  
故十方諸佛與大地衆生情與無情一切諸  
法同此法界性故無今古自他之相及成與

不成直下信得及當體便是捨此別求終無  
得理經云若不見真智累劫修行不成道果  
名假名菩薩若見真智即生如來家爲法王  
真子希有哉道獨不知何劫熏得此心直信  
無疑一覽此論痛哭流涕以爲千生罕遇而  
今得遇萬劫難逢而今得逢復自踴躍慶幸  
無已丙申秋駐錫海幢再覽斯論心意怡然  
不忍釋卷覺年垂耳順耳目不利論文浩繁  
難於常閱遂於論內搜括精義聯爲一篇目  
曰華嚴寶鏡寶鏡者法界真智也此智爲萬  
法之體法界依之而建立又能洞照萬法故  
號爲鏡也中間一字一句皆是論主心光道  
獨不敢臆見亦述而不作云爾

重刻十明論序

通玄長者未造華嚴論先造此十明論乃華

嚴論之關鑰也蓋十二有支乃一切衆生輪  
迴生死苦海即是毘盧遮那法性海也衆生  
苦海與法性海元無實性一念迷即生死苦  
海一念悟即法性海其體無二祇由迷悟而  
得名所以云法無定相惟心轉變耳古佛智  
海迷在無明全在當人以方便三昧力顯之  
言方便三昧者定慧之異稱也法華云如來  
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成無上  
道捨定慧而別求方便則吾未知也今去聖  
時遙人多懈怠口耳之徒習以成風隨流失  
源迷而不返良可痛愍故重刻此論與同志  
者醒目設若反本知源亦有補矣或云此是  
教乘宗門別有長處則道獨自甘負墮也

心經直說總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乃大部般若經之樞要

成佛真宗無逾此矣言心者指衆生妙明心  
體心即佛佛即心般若乃心之智心是體智  
是用然體本具智慧之用不爲境緣所奪聲  
色所縛故云到彼岸心即法身智即般若彼  
岸即解脫此三德一心本具法身不礙即般  
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觀自  
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  
空度一切苦厄正此意也言色空者色無自  
性全體是空空無自性全體是色一蘊既空  
四蘊亦然蓋五蘊該盡世間一切萬法是以  
云是諸法空相諸法空相非斷滅空乃般若  
真空真空智中無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生滅  
法可得亦無十二因緣流轉還滅可得無四  
諦苦集滅道可得亦無增減智得可得經云  
以無所得故正是諸法空相無生法忍華嚴

云菩薩成就此忍時佛心涅槃心菩提心尚  
不現起何況世間塵勞之心耶若人一念與  
般若空慧相應時能滅旃伽沙劫重罪蕭然  
獨脫不爲報緣所縛遠離微細心心念念即常  
住得見佛性名爲涅槃非但菩薩即三世如  
來亦依此般若空慧而成無上正等正覺故  
知般若有大威神具大光明最尊最上無與  
等者顯密總持是大陀羅尼門也龐居士云  
心依真智理逐心行理智無礙心亦無生迷  
即有我悟即無情通達大智諸法不成又云  
依空默用即是行深無有少法觸目平任無  
戒可持無垢可淨洞達虛心法無壽命若能  
如是圓通究竟希有哉般若真智其斯之謂  
歟

靈泌潤公頌古序

靈泌潤吾胞弟也童稚便有出塵志予幼即入道以老母托之得無內顧憂蓋至孝至信人也比戊辰母卒遂於靈前落髮相將行腳予庚午掩關金輪弟苦參滋劇誓期妙悟一日偶與二三子舉風檐話豁然有省自此日夜披尋古德機緣深入玄奧雖極滑訛皆能透脫癸酉予遷黃巖執侍關中春雨蒸濕予與弟皆大病尋至海陽就醫而弟已不可起矣臨終之際蕭然獨脫同學問云如今作得主麼答云我祇是一身疼痛復如前問亦如前答即端坐而逝簡囊中惟頌古三十九首平時得意自著人無知者觀其向上透徹處實從胸襟流出惜限於年未能報佛祖恩耳弟沈靜寡言不露其所得人遇之如不慧子戊寅度嶺以示首座麗中麗中視若固然詢

其六

十四

之則黃巖時麗中已見且相得若水乳恒聞其以谷泉普化自命云噫嘻末法將來如吾弟豈可多得復念衲子中有真能致力於此道者潛符密證不克永年不能出世湮沒而無聞當不少矣遂序而傳之

長慶老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函呈述

師諱道獨號宗寶別號空隱博山無異禪師法嗣南海陸氏子生三歲母攜登樓觀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交至後嘗語人曰我四

其六

十五

五十年回憶不加毫末信知師宿根也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仰視輒移午聞梵唄音過耳成誦從老僧知見性成佛語益切嚮慕逢人輒問人多戲之無沮色得六祖壇經不識字懷襟袖間懇禮大士一夕拜下

困極倒地忽覺起如在空中汗出浹背輕快  
踰常張燈出經讀之意某字詢之人果然遂  
數行俱下自是始辭母入寺依離念法每坐  
達旦年十四習定樹下忽胸中如劈竹信口  
成偈云兀兀圓明體騰騰物我如此是無生  
路無生更要離又云善惡不思處亦不可追  
尋休言云是道是道是非生讀語錄至石壓  
笋斜出崖懸花倒生復礙胸臆偶山行舉目  
巖花大放始豁然冰釋師是歲纔十六依止  
菴僧無可意者自攜刀就磐石禮十方佛剃  
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事母至孝母病  
須山泉日肩擔走二十里及城闔始辨掌紋  
母卒廬墓三月乃以二十九歲入博山先有  
傳師行實至博山者山異之凡見粵僧必問  
曰宗寶何不來此道不到博山得麼至是聞

師至即呼入方丈與語竟夕一日以倒騎牛  
入佛殿話命衆下語師有頌呈曰貪程不覺  
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  
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  
商調一衆環觀山曰太麤生師云大了當人  
向善知識前作麼開口山笑視良久云何消  
說師禮拜山始與易名登具足戒一住九越  
月辭去山不許師住山意決再三懇辭山乃  
訂八月再至師胡跪牀下曰某有不是請和  
尚勿放過山連聲曰是是汝他時不得辜負  
山僧此崇禎庚午四月也山竟以是年九月  
示寂始悟八月再至之語師時掩關金輪復  
徙黃巖爲金內翰正希陳督學雲怡熊督師  
心開諸公所重嘗造室問道請說法師一意  
嚴隈無出世志迨瀛山雪公歿粵孝廉張荊

公黎美周謀諸內閣象岡何公宗伯秋儔陳公力請師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博山道法不絕如縷賴師振起師退處如弗勝真樸之風絕去時習而悲願沁人略無同異自節烈文章之士以至販夫竈婦無不醉心咸願出門下閩人聞其風以雁湖小刹致師師亦欣然航海而就至則雁湖爲賊燬燼師寓南臺得山林公克之方公孔碩林公一見心折與閩郡諸大老請主西禪撫臺佟公爲新之一時道風徧洽戶屨常滿師頗厭勞因掃塔博山杖策還粵抵芥菴作投閑計頃惠陽紳士請說法豐湖又廣州王臣景慕往返海幢幢幡所指俄成寶坊師慨然曰將圖息機反致疲累矣順治十七年二月忽示瘡疾猶接納無虛日明年四月自海幢還芥菴始謝衆請七

其六

十七

月初七月初夜詔函呈曰瘡患延綿殊可厭惡吾旦夕且掉臂矣呈泣懇曰乞師住世群生可念師曰吾道有汝重擔可卸復何戀耶二十二日晨起啗粥嚼木如平時侍者請敷藥師遽曰今日不敷藥顧左右斂目良久端坐而逝壽六十二坐夏三十又三全身塏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師生平以道自守以悲攝人遇物純真不事聲譽大小淺深各隨所受凡示誨皆明達曉人稍有所裨必喜見眉宇有乞偈頌隨口命記欲易字句亦笑從之人有進曰道法所關和尚何得輕易師正色曰壇經云彼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度人根利鈍不可類齊但具至誠豈可辜負至宗門大法中下難窺老僧自有權衡豈若輩所知耶故師開法二十餘年所蒙推拂記前

目函是函可而外未嘗濫授示疾以來一年有奇日用鉅細纖介靡遺獨於臨終告衆遺囑諸事絕口不道博山三十年鎮密家風師真無媿矣示寂之日內外弟子咸悲慟彌月與大覺雙林一會哀震梵天同一悲仰其慈光入物真非思議所至若道法深穩易見難知諸錄流通海內聞見非函是所應言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塏銘

附

禮部尚書虞山錢謙益撰

博山無異禪師有法嗣曰長慶空隱和尚諱道獨初字宗寶南海陸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不禁晚自言四五十年來回憶不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瞻視輒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入木

其六

十八

得六祖壇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讀經彷彿認是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拜剝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闔始辨掌紋年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山一見曰宗寶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勸衆下語皆不契師呈頌曰食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微笑云太麤生是夕布薩告衆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

九月山示寂始知爲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徙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念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熏機緣冥應而世變大作矣閩人以雁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捕弓刀擊憂所至有吉雲

其六

其九

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塋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頓受叅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返芥菴自剋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是公祖心可公公以弘法罹難坐脫瀋陽之千山師哭之慟曰吾道喪矣踰年師示疾是公啟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死於是是公奉師全身塋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今覲間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於余

余惟師上根利智多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鈞鎖即心即佛守定牢關非心非佛斷爲增語於是乎全提正令曲指悟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懸鏡棗栢從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癡符家懷僞契販如來法訶佛祖禪藥病相洽狂易莫反標此正印柱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劍歟師之深心密行世所未悉者有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論鹿門燈公則曰孝於事師忠於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蘊韜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之士賴以成就正骨被濯命根白蛻碧血長留佛種條衣應器同皈法王此則其內闕外現陰翊法運者也古人道眼分

明師資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電有謂深山  
裏鑽頭邊撈摸一人兩人爲接續者有謂架  
大屋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爲癡漢者師每  
道博山語我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  
裏也上堂了不圖親見此語良爲流涕餐風  
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前兩人而已人謂師  
嚴冷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愍末法  
如救頭然凜自宗之周陸立他家之榜樣有  
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其重規疊矩謹衛  
法城者也往余訪慈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  
師歡喜贊歎披衣焚香捷椎以告衆病中見  
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印可昞公以余露  
被法乳亦菘蘆中幅巾弟子也故屬之以銘  
其何敢辭銘曰

崑嵐風吹壞劫初 崑岡火炎扇洪爐

其六

其

有大比丘建法旗 一單坐斷嶺海隅  
心月普照身雲舒 如摩竭龍兩焦枯  
分身蜿蜒鱗鬣俱 矯首蟠尾南北殊  
大雲如空覆匡廬 智電擊爍醫巫閭  
中央不動常安居 領下自護摩尼珠  
黃皮裹骨山澤癯 緇素旃貉魚貫趨  
日月耳環徒紫紵 刀輪劍葉嗟騶虞  
樹下三諍今迴車 鶴林變白只須臾  
蕭然一榻結雙趺 揮手長揖腥穢區  
法幢傾摧法將徂 葛藤博飯皆沽屠  
鳥空鼠即胡爲乎 即心即佛心印孤  
宿將嚴警持兵符 佛祖齊證誰敢誣  
魔外竄匿同即且 丹青樓閣煥毘盧  
法座圍繞青蓮敷 孤峰獨宿我自如  
隨身兩膝無剩餘 龍象蹴踏看二駒

其六

其

辨香迴向恩不辜 我作斯銘三歎吁

博山家風斯世無 塗青鉛墨老筆疎

逝挽頽波作世模 刹竿倒卻須人扶

後五百年期不渝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六

音釋

藟苴 上呂下切音綺下千餘 藟苴切音蛆草枯不芳貌 藟苴切音野火也

縝 止忍切音軫緻也 縝密以栗 縝求於切音渠瘠也 縝山澤間形容甚瘠

昌召切 超去聲